



醫

陽

問

蒼

四

養

卷之五

氏墨彭

暨陽答問錄序

嗚呼述言豈易事哉聖人之言賢人述之而殊矣賢人之言學者述之而又殊矣天下之義無窮極也心之淺深不同而耳隨之耳之聰蔽不同而筆隨之言者原於心而發於口口非心也聽者受於耳而注於手手非耳也心之精微而欲口宣之而筆著之蓋惟七十子記孔子之言爲盡得焉若宋元明諸儒語錄有不敢知者矣彤之從李夫子於暨陽也急於求通疑無不問焉夫子喜其可教問無不答答無不盡辭焉始也言之聞而疑者十之七然不敢竟問也姑書之久之言之聞而疑者十之三矣又久之言之聞而疑者蓋亦罕矣迨己亥庚子閒夫子衰且病言語氣息時若不屬者故所論益少私有所得輒敷陳暢言於其前其合則頷之不合則默不應也今夫子逝矣其言則歷歷在耳且歷歷在書彤之庸窳不足得夫子之萬一其爲所悅而信者不過就彤見之所能到已爾然天下後世焉知無卽其辭而得其意者乎乃取前所錄略

爲刪潤公諸世之學者并置座右時時省覽以考他日所見之進退云爾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十月朔陽湖蔣彤謹序

暨陽答問卷一

陽湖蔣彤錄

丹楞初見先生先生曰汝讀書須求明白眼前看得見手裏拏得著腳下踳得到方是明白

問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曰聖人只道其常耳注不必泥且此殆論士大夫家若尋常細民其父有何道可遵其子有何志可觀問程子謂告孟懿子者告眾人者也武伯游夏皆因其所失而告之果是夫子本意否先生曰聖人言不輕發無違一語爲懿子慮爲天下後世慮恐人錯會而流弊無窮因樊遲發明之而後安若謂必因人所失則太拘聖人之言如藥方一箇藥方千萬人可服得若效於此不效於彼便非良方

問孝問仁之類必有所從說起必無當頭一句就問孝問仁當日答問非一言所言非一事記者但撮其一二要語其大旨近仁則以爲論仁大旨近智則以爲近智耳必對證發藥卽如樊遲問仁智旣因其病而藥之矣第二次問仁智又藥其病乎

問孔子刪訂六藝大都總在耳順之年蓋非特典制故實有待參考亦必待達天知命境地而後可立言如王仲淹弱冠著書朱子便病之矣先生曰固是聖人何曾有心著書到晚年來知天下不可爲不得已爲後世計孔子作春秋等事何嘗放在口中因問漢人經學宋人理學皆有淵源授受唐人獨恥相師非昌黎抗顏自任師道幾於中斷先生曰昌黎爲師非必若孔孟聚徒講學不過於舉子中儼然以先進自居後輩有來見者則接引之有求教者則指示之如是已耳師道之壞實始於鄭康成秦漢諸儒各執一經傳之其徒而不相陵躐至康成併合諸家羅爲已有於是士不專經人無常師門戶除而傳授失師道因以大壞因言今人講漢學於漢人好處全不理會於瑣屑無甚要緊處則斷斷然聚訟不置

看來上古君民之閒與今世土豪略相似其力足以養人其言足以服人事有不能就而請焉人或相競就而決焉於是相率而從之卽相率而君之所以舜之所處一年成聚三年成都土廣人稀無分民并無分土民旣歸之則土亦爲所有非必有前朝後市之模左宗右社之制官聯法度之繁城郭溝池之固於此不宜則遷乎彼於彼不宜則再遷遷國如遷家之易公劉遷豳大王遷岐彼時光景看來如此假如周秦而下土地人民各私其有江山城郭據以爲雄則一郡一縣尚不能輕徙況國都乎殷邦七遷周邦三遷何若是其易卽如春秋時遷國揣其情形亦必有與後世異者聖人言如我非生而知之者實非生知君子之道四某未能蓋亦實見得道有未至處非假飾之辭不學而知不學而能者只有開闢初數聖人所謂天授非人力其餘皆從學問中辛苦過來生知安行一等原是虛設其實著重在學知利行學不厭智也知力學卽是智問史記孔子修春秋七十子口受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子旣欲明王道豈有所避諱而僅使其徒口受

之夫子曰爾只謂聖人的意思與尋常人意思一般無不可知者宋儒常有此病以為聖人之心卽是我輩的心無他異樣於是執自己目前淺近之臆見窺上古神化不易測之聖人而不知其相去已萬里然則左邱明豈會受教夫子而知其意旨乎懼弟子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云云果何謂曰左氏不祖孔子與聖人乖謬處儘多太史公所言左氏未必卽是今之左氏左氏卽未必親炙聖人然去聖人時不遠其所傳授意旨未至全失何今左氏背謬處若是之甚然則史公時或別有左傳乎曰亦未可知三傳並行左氏傳獨晚出至漢成帝始列學官至光武尚有異議其真假要無定案

先生言地理不可不理會知地理乃曉得古人所經營自有道理非矚亂比此余歷代地圖所以急急欲成之也

周禮不可不熟讀天下之大兆民之眾庶務之煩冗天子一人兀然坐在殿上教他如何治得看周禮綱紀條目斟酌安放無不盡

善乃曉得天下是有箇治法

周禮莫精於天官地官亦精

問周室班爵祿孟子言嘗聞其略孟子豈未曾見周禮曰孟子所言本多不見周禮大抵孟子設法無非爲後世計以便將來可依他行得不必拘拘成法

問子張問十世夫子以禮之損益答之與子張發問之意同否曰同想來子張亦曉得自今以往不能如三代之盛故爲此問夫子答殷因於夏周因於殷至下句不曰因周而曰繼周亦料得自周以後無復有因之者爾聖人學參造化於未來時殆已先見之繫辭化工也聖人之文論語是摹倣聖人語氣其輕重遲速不失銖黍賢者之文孟子近於諸子有縱橫馳驟之意然孟子此時不如此不足以盡其意

作史總要刪刪則簡否則冗善刪者史記而下莫如班史如奏疏類修削得甚好范蔚宗頗相似晉書不刪便繁冗南北史亦不免

此病

全史難讀刪則可便記覽呂東萊十七史詳節頗刪得好然亦有不是處連史漢都刪去此卻不必有能繼其事者亦可將宋遼以下作詳節也

陸宣公之於德宗真得善處之法德宗之性癡而惡雖不曉事又自以爲是陸公將自己真氣時時降下勸之勉之誘之誨之爾看他當時事變百出議論紛紛處處對病發藥有些子火氣否此種人從何處得來

若芳問李鄴侯曰鄴侯就是張子房操縱肅宗於掌握之中於細處任他自便不斤斤與他計較有關得失又不肯略爲將順終得保全名節而在唐亦藉以中興其天分較宣公更高不可學

李衛公答詔王陽明爲宸濠事所發牌票張江陵與九邊督撫書三者皆極有用真天下至寶也李忠定陸宣公集亦不可不看自秦漢以來數千年後世之事與處事之法憑你百出總先代所

有只在人之善學耳三代不可學因而借鑑於歷代時愈近事亦愈近譬如醫家之有內經無從學起因而有歷代名醫可以學得然名醫根本卻在內經後世名臣良吏其根本仍不外乎三代左傳中子家子是第一流人物孔子於甯武子諸人嘗樂道而贊歎之於子家子獨無一言不知何故子家子不以季氏之盛強而附季氏不以昭公之昏愚而棄昭公冒犯霜露盡心調護十有餘年略無他志昭公旣沒痛哭出奔不爲利祿所動其才氣卓犖風節高亮真可與日月爭光

明至南渡天下尚可爲惜無一人支撐得住有一史忠正公雖忠而無甚作用至黃得功輩只是戰將更不足道行謂國以人興亦以人亡有人則支撐得幾年無之則竟不能復振

天亦慣做變局與人看當宋徽欽北狩賴康王在外得南渡延百有餘年之國祚至於明河南襄陽山東陝西幾處緊要親藩盡爲流賊所害然此時國是壞亂崇禎使置一子於南京作夾輔之勢

則骨肉至親究竟靠得住且名分甚正非弘光之比北京有失便可如宋高宗故事即位改元宮殿儼然百僚咸具人心自然歸向國勢自然振作計不及此至不得已而立弘光當初立時便外議紛紛人心不一彼又昏昏度日天下非其天下真是意外拾來的不甚足惜

崇禎自謂非亡國之君余謂萬古亡國之君是崇禎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實自己的好惡又是太監的好惡太監所好從而好之舉朝從而好之太監所惡從而惡之舉朝從而惡之太監何人彼只要壞人國事絕不思天下已如此留一二人方可支當崇禎手除魏璫已經目擊其苦亦可以大創矣乃一二年後漸漸親任此輩久而益固不知此何心肝只此一事已足亡國所寶愛而信任者又是溫體仁周延儒楊嗣昌輩終身不知其奸國烏得不亡

人須有膽量當家然當國亦然時事憑你壞亂有膽量便能立得

直大忌奄奄畏蕙如小兒一般便末奈何崇禎見流賊就心膽墮地尤畏 本朝勢已如此拚將此身殉社稷也只爾爾

元代不用奄官宿衛用功臣子弟此制最好宦官壞事於元代無聞焉後世有大識力者宦官直可禁革不用

宋儒對人主總講正心誠意然太緩不及事我看只要整齊嚴肅四字便立得定

今日爲 本朝計若滇粵伊犁等處各置一親王得自置官屬使子孫世襲有其地撫其民收其賦稅訓練兵馬以禦外侮俾得守戰自爲得失利害不與朝廷事要不過遙爲聲援如此則可免屯戍之勞省糧餉之費

心大忌亂譬如內顧屢空外逼於債家展布不開此時事愈亂心越要定漸漸安放去自有道理辦天下大事亦然

唐初猶有六朝風味至昌黎公便說理說理便空吾故謂昌黎特闢一條容易路與後人走

禮至周而極盛蓋時運如此不得不爾其調和處應絃合節其謹嚴處重規疊紫郁郁乎文哉禮到周公無以復加周末文勝四字義亦未確蓋周末人心不靖士僭大夫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非所謂文勝乃所謂越分至於繁文縟節瑣碎不堪更算不得文勝

季氏富於周公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字字下得有深意坐實冉求罪案夫聚斂非必額外苛求但以冉求之藝主其出入財賦自然日增而夫子之心惡之已極冉求不量季氏爲何如人將自己本領一齊獻出那能逃鳴鼓之攻因曉得三國時爲魏爲吳者縱做得莫大功臣也不過成一冉求然則徐庶終身不爲魏不特感先主知遇亦以曹氏爲漢賊乎先生曰是如徐庶頗可謂曉事夫子謂晏平仲善與人交是春秋誅意法陽贊而陰刺之自古惟朋友稱交不曰善與友交而曰善與人交則其所交乃泛泛之輩於友誼必不篤論友者曰朋友有信又曰責善朋友之道從未有

以敬言者久而敬之則其貌爲足恭而其中必僞蓋晏子一生於陳鮑欒高之輩總無不合膜雖四家互相嫌隙而晏子常委蛇於其閒此其所以爲善交乎夫子於齊最久景公欲用之而彼顧沮之善交者然乎雖夫子並不以此介懷而其人則可知矣至其不死君難而反爲是云云其喪心害義更不消說

左氏傳附會處盡多十二公非一人手筆隱桓莊閔四公敘事極簡括道理亦精與經最近至僖而小變至文宣成襄而大變至昭定而益變哀公一編降而愈下尤煩冗不堪

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程子說直可刪去這小人論語上有兩證小人哉樊須也一證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又一證而此證更切當夫子以子夏是文學的人恐其咬文嚼字又以子夏是拘謹的人尤恐其量米數柴故以此戒之若是無忌憚之小人何以云儒且子夏是何等身分而夫子猶爲此慮決無是理孟子論鄉愿十數句總不如孔子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二句

爲形容刻酷刺之無刺非之無舉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
信行之似廉潔所謂色取仁而行違也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聖
賢之道所謂居之不疑也

就鄉愿亦不易做孔孟以爲德之賊如此辨論爲他亦有若大本
領淆亂德性非尋常可比後謂漢唐以下大有名人不過竊鄉愿
之似其言良不爲過

先生曰賈誼治安策誰不知其好問其所以好處又誰人說得出
反覆尋玩方知其一篇次第先後緩急煞有道理當時列國過制
爲漢心腹之疾故首論之爲第一段論匈奴是第二段論諭教太
子是第三段若入宋儒手必以諭教爲第一義以爲培養元氣殊
不知治國如治病先發散而後調理不究其疾所入之處攻而去
之只要培養將前日所中風寒盡錮在裏面終至不可治賈生論
教太子之議洞徹本原禮大臣之議深識國體而此時侯王僭越
猶抱火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首爲痛哭言之此爲識時務行臣

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云云雖似少年盛氣之言其實
並非虛語三表五餌之說後世用之以致外夷者往往而效漢武
之世窮兵黷武所謂橫挑強胡實自啟禍端並非匈奴之不可致
近代有董謀冒言等議論雖萬不及賈誼然觀其言足知其平日
用心致力之所在後人材力日薄唐宋人且攀不到安得越唐宋
而迫及漢

暨陽答問卷一

暨陽答問卷二

論語至衛靈以下頗有不可盡信處如吾豈匏瓜也哉吾其爲東周乎等語終似有偏處卽如佛胥召夫子亦未必應允亦不甚固拒記者遂揣其心而以爲子欲往雖涉深文記者殆實有深意當舉世莫容之日苟有際會可稍補時事何必斤斤焉繩墨自守子之欲往直做樣子與後人看且此等處亦未必非明哲保身之道陳寔弔宦官之喪士林以此保全甚眾峻一己名節不顧天下利害賢者且不爲何況聖人然則季氏雖罔上無道冉有子路仕於其家夫子亦不之禁亦是此意否曰亦是

問孔子與伊尹伯夷易地則如之何曰孔子爲伊尹殆必不爲伯夷看來伊尹氣局極大其光景非凡所見如孟子所說太甲不賢伊尹放之於桐民大說太甲賢又反之民大說兩箇民大說甚奇其邁德廣運具在此六字中較周公所處何啻天壤

先生謂備三曰爾近來不見大長進大抵順於心者肯去理會他

逆於心便不去理會只是怕用心怕喫苦讀書全在逆處求進境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有言逆於汝志必求諸道肯從逆處刻苦求進方有實得

問去兵去食如何去法時解以爲去兵之名去兵之制曰旣如此說何以爲去去亦沒有去法看必不得已四字知此時國家何等光景去兵之時去食隨後來了相去並不多時卽如太王避地也是去兵一端太抵子貢此問決非平日閒政是國亂民離外有敵國外患內無堅城良將當萬難措置而謀措置之方萬難振作而謀振作之勢所以要足食足兵民信方可有爲看來就是中興時候如宋南渡一般不然夫子論政儘多未有開口論兵食者到萬難時候無欲速無見小利等語都覺寬緩不濟事子貢能言語索性窮到無可窮處惟子貢能爲是問惟孔子能爲是答真千古至奇至妙語言注中無兵而能守固不解朱子作如何去法猶能守固

如今極老練世務者便近老子一流老子極刻薄人莊子雖弄巧卻忠厚

以黃老治天下只有漢初漢承大亂之後萬物動而思靜此時只管與他休息不要去勞動他自爾蒸蒸有生意譬如小兒始生時只要鞠育之無須多事稍長便要調護之節制之及其壯大則要教訓他勞苦他不可聽其自便若穿衣喫飯逸欲而無所事不死卽病

之際與混沌無異天地開闢之初與天下大亂之後其氣象同其治法亦同故曰黃老今當承平日久試以黃老治之可能治否

三代下這點私天下之心大害事千謀百計總只怕天下反爲大臣竊柄罷宰相爲人才冒進設資格嚴法令密科條百姓之於人主猶地下之於天上杳杳茫茫不知其何物縣令郡守猶之旅客與民漠不相涉成一箇混亂的天下且以爲天下不反矣而不知

天下之反方從此起人主以天下自私天下亦各私其私以私濟私其勢輾轉至今而極

古者田歸於官後世田歸於民上私其天下下私其田畝天子有

有天下之名而無有天下之實

古者設官所以管民今之設官所以管官天子管若干官督撫以下各管若干官文書告牒至繁至重實於百姓全不相涉而百姓

乃非其百姓矣

周禮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以本俗六安萬民此等制度極好然須

復鄉官方可行得鄉官各治其鄉天子何憂不治將來其必有行之者

鄉官必出於鄉舉里選

比閭族黨大族姓蓋不在其中彼一姓自相統繫豈容硬派然則

如何處置曰擇其族中之長者賢者爲之師長雖分而實合

將來鄉官之制自可復行天下之勢必自下而上方能整齊牢固

自比而閭而族自族而黨如累棊一般而後州長鄉大夫坐稽其

成故不勞而理今一縣大於古之列國特設縣官一人與民廓落

不相涉其下更無有分任者欲坐照四境之情僞自爾不能

問古戶口少天地之氣凝而厚今生齒繁山川之精散而薄古今

人材不相及以此歟曰非也才何地不生何時不生培才如樹木

一般譬如這庭中之桃不種自生余封殖之其有相害者芟除之
將來自爾長成所謂盡其材也若不問美惡輒加斧斤則嘉芭毒
卉同歸於盡此猶可委之於命尤有一種可痛可恨者不去封殖
又不竟加斧斤只是躡踐其根使不得直遂其性而其氣力又不
可遏抑便爾橫生余與爾言橫生狀余昔在鳳臺其地近中州而
飲淮水故其質性樸厚剛猛而服於義有所謂刀手輦飛諸頭目
一刀手一輦飛其黨與常數千人非有家資結交他非必勇力制
服他只爲眾所信服便推爲首領一有指揮無不從令此等人便
可付天下大任真是至寶以律例論卻都是亂民也江南之潁鳳

淮徐河南之陳州南陽自古反亂大魁皆出於此漢高祖是徐州人明太祖是鳳陽人蕭曹輩以及光武二十八將明開國功臣東漢黨錮中人多半在此數州閒天下無事無所用其材標掠盜竊輒就刑誅亦無所吐其氣天下一旦有釁攘臂而起矣畔朝廷事小畔聖人之老子莊周亦生此閒今入股躡踐人才之具也河南之文墨更下於直隸彼不習於此放而四出而其才自有用自江以南得此種人甚少飲江水者秀而弱自子游爲文學祖下則屈原枚乘以至於今文物特盛於東南舉天下推重文士文士亦以此自誇我且問他浮靡不實畢竟有何用處

問天地之氣終古如是人之氣亦終古如是而樂不古若蓋由學校不修人莫講究曰看來三代不可復正在此等處

有經卽可無史兩漢諸儒何曾有廿一史見而立言若龜鑑後世無有逃其說者明經之功深也今添廿一史作注腳而六經反廢古人制禮字字拋磚落地最不要外面好看九族之制上追高祖

下及元孫服制止於此祭典亦止於此人之上得見高祖下得見元孫者萬不得一而容或有之則其耳目所接卽其精神所貫故禮制至此已備從未見有六代一堂者天子只祭四親周添得文世室武世室方有七廟並無九廟之制大夫三適士二官司一今人家祠堂制最不通取漢唐上有名的人作始祖儘訛謬亦不管只要體面聚數十百不可知之神主併在一處耳目所未經精神所不接有祭不如無祭名是愛實是忍名是敬實是褻或以爲不可而改之人將嘵嘵共以爲非自祭法壞而宗法亦於是乎廢范文正公義田極是好事後人慕其名共起爲之今江西一帶無處無義莊子孫恃其財刻剝佃戶交結官府無事不爲名爲敬宗收族有飯喫有衣著不須你收無飯喫無衣著收之不盡漢疏廣云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子孫且不要貽以財何況於族

問梁襄王謂孟子曰天下惡乎定孟子對以定於一觀於此言知

孟子苟得志亦將變封建為郡縣曰此說雅是當孟子時封建尚可行到底猶有七國如宋衛中山諸小國封建大略猶存此時儻削七國求虞夏商周之裔眾建諸侯而小其力規數千里以為王纔使天子之勢偏重則封建猶得不廢至於秦并六國漢起而紹秦則封建蕩然要復亦無從復起

看史須把一二部作根柢史記尚空莫好於漢書其次後漢否則晉書南北史隋書宋書總好熟了一二部則於詞章一路已受用不盡自唐以下史便把握不住

後生家於一部史用功二三年便不可當到此更要看他器識何如

韓文筆力天縱善會欺人所謂晉楚之兵以無道行之亦足畏也如送温處士序送楊少尹序評家欽為至寶其所謂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不知城門外送者幾人云云不知說甚麼話到底有何好處自是英雄欺人處杜詩亦往往有之今人動要學

韓故不敢非他其實韓何從學得王半山上宰相書雖似應試文然是他第一篇文章有韓蘇所不及者介甫極聰明看書極多根柢極足所見雖僻胸中有物以助之其文不煩繩削而自成可惜意氣用事聰明太過反至誤事

問大雲山房頗得韓意曰自元明來無此筆力亦所謂晉楚無道之兵茗柯文自是儒者氣象理到識到法亦到

問吳仲倫文曰都在規矩中程子香何如曰是仲倫一派亦差不多

問今學古文者實處似太少曰實處固不可無震川望溪文實處甚少只緣做官時少故閱歷不多於事理只虛描箇樣子究竟結實處亦何可少古文非技也若只調弄虛機拘守死法何以為古文

周禮儒以道得民儒字在三代上甚輕到後來纔重古之風氣淳樸識字者少鄉里有術藝如醫卜之類可以決事可以教人民便

翕然親之故謂之以道得民其有德行爲鄉里所尊敬者則謂之師如後漢王彥方之流其賢材可稱者則升而爲士到戰國時遊說之士擴充儒的身分儼然以儒自居其挾策干時乃所謂行道儒行爲漢人所述猶有眾人之命儒也妄以儒相詬病云云周禮九兩兩字極妙凡物有兩則有與有與則可相扶而不壞後世有天下者總是單不是兩卽如師以賢得民儒以道得民後世無之民無所係屬卽有異端起來鼓其左道以得民如今白蓮教之類人且翕然樂從雖禁之不革是勢所必至

暨陽答問卷二

暨陽答問卷三

我看天下大勢如此似不能久必須改換局樣方可過下去兵刑二事無可變一切制度總要更張卽孔子所云損益之禮然反覆推尋究不得其要如今須有孟子其人提調處置暢論一番自有安頓的道理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孔子必不肯如此說聖人只教人認真去學

久則微舊本一作徹莊方耕四書說從之較切當徹爲通事行得通自能悠遠微字便落空
問孟子言道理多就淺處起開宋儒端曰孟子只是引人去做其精微處自在

周禮天官闢大地官細密

問天官九式後世用財喫重處俱不預如河工用兵藩祿之類曰今之患在不知輕重緩急治黃河便多少官聚於河治農田便多

少官聚於田終不濟事天下凡事有機將其機撥正方可作事說話也如此不得其機千言萬語不能入迎機而導只消一兩句作文也如此前後布置不得機便湊合不來況辦天下大事輕者重之重者輕之急者先之緩者後之全在得機管子書開塞輕重諸篇道理極是欲開於彼必塞於此輕還其輕重還其重惟在識力俱到今天下人人徇私一事未起議論盈庭我皇上原非元明驕王不納良言奈議者牢不可破一嚇一騙使聽者茫無主見大利不興大害不除總坐此病如往年海運亦是尋常事體議者蜂起謂數十萬運丁無安放處便爲亂又謂海道險測不可保遂致海運垂成而中止是非且不能辨何論緩急輕重問魏默深所輯經世文編中議論總是下一截事少有見到原本者曰世無孟子其人只能就事而論那能見得到原本此編邪淫之辭固無有蔽辭卻多就我所見不下十分之五然藉此通曉世務亦可

先生謂路蒙山曰余教弟子有又簡要又闊大法子只要司馬公通鑑馬氏文獻通考兩部書天下人才便從此出
本朝國史雖流布中外而臨文則事實不宜使用留中劄子人家亦不敢刻如洪稚存與成親王書

問經世文編頗多複亂處夫子曰彼一時采輯不能細細刪次彼此大段略同有一二語相異則並錄眾說無主見而國家二百年來典實略具於此馬氏通考略於前而詳於宋亦是本朝掌故其好處只在每事著議論皆有折衷今須合國史及朝臣奏議重訂此編定其人時代之先後著其疏議之行不行與其所言之是非然其人其文不著於國史等書則多無可考者
司徒十有二教最精以俗教安等語都是治天下根子滕文公問爲國孟子開口便說民事不可緩天下萬世大根子俱在於此管子制國亦是此意是實實可見諸施行者並非空言
問自魏晉來北方日就蕭索而南方日盛天下地氣久已自北而

南物極必反地氣將終自南而北否曰天下地氣南北皆發洩已盡

危言危行注危高峻也聖人總不說高只須中庸從來箋注未會把危字作高峻訓這危字便是安危的危字有道之世昌言不諱縱痛哭流涕亦莫之罪所以好危言而行則為立身之本雖屬有道亦不可不危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的是此危字

注脚

我想古聖人看婦人極輕即能守節亦無甚奇異如今朝廷待節婦極重旌表立坊只有婦人入節孝祠忠義孝弟祠虛無人焉此亦天地大變局問朝廷重節而節成其氣實有以相感曰此理極是問待孝弟忠義之士一如待節婦安知不若節婦之多前明節義頗多其待士大夫亦較重先生曰然

陶制臺自謂能幹事如今不過理一兩淮鹽務便爾沒法紹仔自揚州有書來說現在減價敵私一月內彼主人須折本錢十萬官

價雖減私鹽依然橫行問聞周保緒說鹽務十五條保緒閱歷兩淮必深知利弊陶制臺何不采用其法先生曰十五條法余亦未見聽外人說陶制臺處置與保緒適相反背并大恨保緒欲罪之以事至今亦知事壞懊惱無及

問明太祖變更服制後儒從而附和之非聖毀經肆無忌憚方曉得中庸中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亦不敢作禮樂焉數語道理先生曰固是

問大學篇何以理財終先生曰繫辭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此節與上下不相屬似可刪去然而不可去天地之大德在生無此財即不生義能正民有財何害宋王安石以有財亂天下於是宋儒以財為諱殊不知安石非財之為亂實不善理財之為亂

暨陽答問卷三

暨陽答問卷四

問近讀文獻通考宗廟郊社門似漢以下之禮總是野人之禮形
妄謂三代以上爲人君者皆黃炎之裔數千載世德相承其臣亦
皆世家大族與國同體是故習熟典故深明禮意自漢以下君若
臣皆起自田間又不虛心以求禮之所以然故制作總無三代氣
象夫子曰此議甚得其本
問武王不泄邇不忘遠空義非事實細思卻是聖人之心夫子曰
六字甚奇從不見他書又絕不著武王事跡

問五帝本紀釋其文義敘黃帝不甚詳密只約略數語便見彌天
際地力量自顓頊至帝嚳漸漸詳密至堯舜之紀命官考職井然
粲然較帝嚳以上迥改觀矣雖尚書始於唐虞以上書籍無考史
公想像時勢而爲之說亦可見自樸而文自粗而精五帝相距數
百年已如此况自虞氏歷夏商千餘年開到周公自然如此精密
密則亂如絲縷積弊之勢幾於不可行始皇焚坑之禍乃有自來

乎夫子曰然則周公之功自與天地並周禮雖有殘缺後王尚知治天下不可無禮傍周禮成就模範總賴此周公在問宋太宗與太祖為兄弟太祖至尊不可同昭穆又為兄弟不可列昭穆之位可三昭三穆外別增一廟否夫子曰為之後者為之子商朝兄弟相及者多想兄昭則弟穆不必別增一廟莊珍藝先生明堂陰陽經夏小正經傳考釋即小見大小正不過數百字治天下大道理悉包其中真是會讀書

夏小正殆真是夏氏之書節候物性比月令皆精珍藝先生以今文通小正古文其文義始周備管子法制甚闊實苦文義多難通須亦以此法求之又須有周官規模在胸中方耕先生周官記其旨大概為後世設法是以不沾沾考據較周官祿田考周禮軍賦說立意皆深而二書祿田考較勝二莊皆善讀書能自出卓然成一家之學先生謂丹稜曰人學問須使有歸歟處汝既學喪服大旨已得便

可擱過但認真讀書講論義理歸到喪服一路上去越歸越多越熟越精純超國朝追六朝人且直接周公孔子若急欲成書其有難通處且將附會穿鑿自家回護其說便做成郝敬敖繼公一派汝今駁辨諸家動不合己豈知他成此書時亦皆極力辨駁矜為獨得之祕耶獨得之祕亦何足恃汝果能盡得天理人心之安耶

沈欽韓左傳補注極詆杜預其實駁杜處亦不過幾條地理居多須知左傳中地理亦多不可信

問問命非盛德事千古宦官自此始古者內無怨女刑人不在君側至穆王荒於女色宮人始眾一切使令供給勢不得不使男子故不得已使宮刑之人充之又恐其作姦犯科故使伯冏典之其時新創此官自不能再三申警耳蔡傳以此美穆王恐非先生曰冏命係古文尚書本不可信此論卻甚是

說文是極可據之書然亦不可過泥今之說文脫誤甚多未必皆

許氏之舊即使竟為完帙而後漢去古已遠未必許氏之言即古人制字之意然比荆公字說之類終去霄壤

冕之問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似不必分約禮屬行先生曰禮即理天曰文地曰理人曰禮古人制字各有攸當自宋儒以地理之理作道理之理六經中理字遂多不可通

天去人遠條理不可知可見者文而已故曰文地與人近山川草木舉目粲然其文不待言然山川有山川之理草木有草木之理皆可察識故曰理人則法天文順地理故曰禮子曰克己復禮約之以禮顏子曰約我以禮皆宋儒之所謂理

丹稜問北地易於震動東南則偶然有之蓋猶人氣體然北地水土深厚猶人身強壯足耐風寒至發之為患愈甚東南水土淺薄稍有外感即洩出用此亦無大災害先生曰此理甚通聖人所以說變理陰陽汝學喪服輕重升降必求達人之情天地亦有情在不能變理則其情不達而患生問山澤通氣今北地溝洫壅塞祇

存大川地氣不通山崩地震或以此故曰然聖人立一制必有深義在

先生與鄒潤菴論天下時勢曰今隆冬麥苗已秀長者尺餘比畝敷華宛如三月光景此麥苗即今天下之人心也知覺早開嗜慾早奮今世非不平安如有病之人肥白肚長皆痰所為痰不治不久將潰潤菴曰自漢及明未有如本朝太平之久者先生曰然莫盛於漢然漢自宣帝以下方為太平孝武以前事變叢出譬如人當幼時奔馳往復手足胡亂不肯安頓乃正其血氣盛時至於不肯亂動則血氣將衰矣天下亦然我朝當乾隆時萬事並作天下擾擾乃其極盛如今極太平衰機已伏潤菴曰如今有張江陵等人物足以一救否先生曰有我

世宗之精明得張江陵等數人搜剔利弊整頓法度再求數百年太平何難潤菴曰吾先生出用將何如曰如今誰可與其事者且將督撫裁去司道官裁去但留一藩臺河上諸官亦裁去倉漕諸

官亦裁去改長運作兌運將民船送至淮口自淮至京師分爲三段隨路作倉今漕船過大尤橫一舟來民便無所措手足集而盡燬之運子或山東人則歸諸山東鳳陽人則歸諸鳳陽使耕其田供其稅水手夫則各歸原籍設一武弁督教之練爲精兵約爲數大營屯紮險要漕舟不由黃河則禦黃壩可結實築定使河不奪淮淮自歸海則河患可減設一二員總其事鹹法弊極只吳見樓一法可用潤菴曰三者定大端已舉今人家皆有不可終日之勢前明紳襟皆能役使其民故地方官有事紳襟率而從之城守禦變相應如呼吸今紳襟能役使一人否亂端一開富者先受害先生曰是前明縱容紳士亦太甚賴其力亦不少紳士固是民望子與鄭樵仲論將來必有數百年太平天下天下情勢利弊將已件件穿透無所容一點僞飾爾我不能相欺自然明白自然安頓譬如兩人在此一巧一拙巧欲勝拙便添多少周旋方法假如兩人皆是老鍊世務則彼此不相欺自然彼此不相爭

前古後今其中必有人維持世道當極昏亂時有一人痛發至論昌明大道於時雖未見顯效過後思之幸賴斯人一挽回其閒庶文撐得住如戰國之孟荀唐之韓文皆是

丹稜問荀子總說禮禮以定分故書中多論定分之義直是函天蓋地先生曰然

問荀子子游氏之賤儒子夏氏之賤儒云云爲其但講禮之小節故苟譏之其意似非直譏游夏游夏之徒流弊耳先生曰然

先生一日喟然嘆曰天下困窮如此將何以富之丹稜問卽如吾常州目前光景如有周公出恐亦沒奈何曰只要使游食者各事其事自足相養如紹興食於幕安徽食於商常人坐食那得不困問若在鄉里土狹人稠何法以處曰睦婣任恤之風行則不必慮問以有餘補不足天下可無貧者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若就其有貧富而均之必至大亂後魏限田法庶可行然亦有不可行者

人起家鉅富其精神識量必異人其富之大小隨其人之力量為
差等此等有用之材朝廷收為己用豈不大益國家限於科舉甯
此等在野外氣魄無所發洩出其智力遂以財橫於鄉邑豈不可
惜

問今江南三家村人出來都能讀書作文此文教之極盛天下罕
有先生曰此是水土故南方多水故人多能文予昔在鳳臺其地
彌望荒蕪不見一水故人皆獷悍不可治下至合肥一帶便有秀
氣方悟得聖人溝洫之制非特以資蓄洩疏導水土使山澤通氣
則人生其間自然循良秀美

問今所用之禮與樂適稱服飾都類騎裝樂器都類邊聲曰今代
殆以火王純是火用事大者炮小者煙無不是火
問嚴永思先生通鑑補正有可不必補者司馬公所取都有關係
而所補往往取奇致韻事以為談助又有事雖可異無關是非且
必取曖昧難明之事備著之司馬公復起其不相笑乎先生曰誠

是但通鑑有錯誤處被他扶出此卻可遵今所鈔嘉定黃氏本苦
不全備又得一本頗互相補綴稍稍完善間有別本補王通傳四
五百字然不可得問王通傳何由可補曰但當畱心檢集如王績
王勃集中往往遇之後丹稜閱金趙澄水集中說類解序云有宋
司馬公為之傳其書大行似文中子先已有傳先生云未見當檢
文正集

丹稜偶得咯血疾先生曰冬至陽氣上升血不能攝故陽暴發而
有血耳宜定心養之無庸藥石

又曰病養不好總是學問差

沙洲上木棉為五月十八夜霜摧殺蟲食稻苗且盡先生曰是天
吏貪殘之驗又聞兵部偽印事喟然曰紀綱安在尚書侍郎真木
偶矣歎息久之

問杜韓二公晚年之作尤奇生文硬字並造化自然先生曰此境
真不可到此由其小學精深故也工部尤勝

問今人根柢薄加以仕官銷鑠雖有志而不能大成如小峴山人集雖得門徑就其所造尚不逮汪堯峯惲鑿堂到底是近來之傑先生曰然龔定菴亦奇才問定菴文只是雜家恐非正當曰然初學古文者切弗安排腔套有意吸張只就事論事言盡即止此秦漢人之文所以直上直下磊磊落落也若裝頭安腳有心所不欲言而不得不言心所欲言而不能言者唐宋八家之文已往往犯此病倣此以爲文故能文之家汗牛充棟而實無一語可存又何取乎能文耶就事論事便可自抒所得不蹈襲前人不附會今人理足氣足意足即不謂之文不得矣

問張太岳集有呂叔簡敘甚好江陵才大氣盛赤心爲國其奪情一事實是看舉朝人都付託不得故放手不下此時已位極人臣尚何所戀戀而不肯一日舍三尺童子知之矣先生曰極是你看他應酬文字都義理充實從大原而發

問史記本紀中舉其年有大事者則書之否則略過有閒五六年

而後書者漢書則比年書之雖小事必繫綴一二曰如此則體例較密是作史正法

問兩漢帝紀如前之成哀後之桓靈贊語甚醜而紀中鋪敘殊不覺其可惡竟若與贊不相應者其可惡事跡都載諸臣傳中蓋本紀體裁宜爾曰然

問先生嘗言學史記作法將二十一史爲一史然并諸帝紀爲一篇併諸臣爲一篇其文體恐流入廣治平略一類竟作一部史論先生曰極是欲免此弊但宜敘事弗多作空議論

蔣千之東華錄是非不謬將來作史必依傍是書
山子先生嘗云范氏義莊蓋文正公有感而作公方二歲而孤母夫人謝氏貧無依再適朱氏遂冒朱姓至公爲節度推官始奏復本姓義莊之舉使孤寡得所誠有無限仁孝之思

黃石齋先生求之古人中無所比倫
方耕先生求之昭代經師中無所比倫

田咸平奏議頗似陸宣公惜其年不永故建白未多

問元朝名臣事略今可仿此爲之否先生曰可惜當代無姚牧菴一輩人爲文章主盟

先生自家來謂丹棱曰鮎埼亭外編帶歸去看了五六日甚好遠勝潛研堂拳拳於桑梓之誼拳拳於忠節之臣足徵其心地之厚問何謂之外編曰或爲其中多不避時忌處觀其序知其所著有讀史通表歷代人物世表歷朝人物親表錄等書不知底稿尚存否須覓一盜波人問之

問古來有大經濟其文字又能動人惟唐陸忠宣明盧忠烈爲最先生曰盧忠烈所處爲尤難指髮裂背之事公只是平平說去毫不動氣是何等本領乃知熊經略傲很負氣畢竟本領不及惜盧公失卻一年奏稿無可補

問鄭夾漈集中如上皇帝書上宰相書投字文樞密投江給事等書自詡學問抱負視東方朔杜工部之上書天子叫囂尤甚先生

曰叫囂乃其本事

問秦小峴何若是庸下寶東臯王蘭泉齊息園三人墓誌皆描頭畫角無一語可依傍若盧抱經爲楊文定家傳楊文定爲李文貞墓碣便道理著實文辭亦溫雅文章畢竟要有學問先生笑曰然先生曰漢初諸將材力大尚有戰國餘氣秦之起翦趙之頗牧得一足以安暴亂

淮陰將兵多多益善是何本領

淮陰真不可敵其明如鏡其才如海

問漢人說經不能一貫所以要彌縫先生曰賈董尚是荀子傳派於禮樂大原處見得不差又曰戰國諸儒尚有三代遺意其見地總不凡觀呂氏春秋等書可見

問秦漢以後官制錯亂至後周仿周官舊制便覺就緒隋承周設六部尚書其官職皆井然不紊夫子曰然蘇綽固是不凡問如今將九卿諸職概併入六部斯真復古矣先生曰以天地四

時六官爲歸縮何事何物放不下

問荀子談禮樂王道卻是衰世之旨其大旨數端曰分曰辨曰師曰友蓋王化微而後師友之功見於世先生首肯者久之

先生曰東都事略敘得簡當頗知人之分際出則無敵國外患入則無法家弼士北宋之亡亡於無戒懼之心也其端發自王荆公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三言問荆公種種新法無非財利一事不知其意將大足其國便可制作以復三代之治抑本意實不過救貧乎先生曰其意自有所爲然天下事安得強制逆行

東都事略尚嫌其序厯官太詳

龔定菴來先生問其近有何所撰述定菴曰佛入中國二千餘年未有一人出而整齊其經典者余乃發釋藏數千卷繙閱三四過較定一部妙法蓮華經楞嚴經則甚庸劣似舉業家文字非特不是西域中好文字并不是中國好文字爲此論及校書之事定菴

曰本朝校讐之學自抱經先生一人開之繼之者惟顧君澗濱惜余出都遲十年竟不得復見

先生問在京師久必留心當世之務曰天下受病處在本原亦不敢說補偏救弊總無濟事先生深然其言

蒙山先生曰天下何嘗無人才大雅再三言作人人才全恃夫作有三分才作起來便成得十分有十分才不作終剩得三分雖毒蛇猛獸善用之便爲我有不善用則能噬人先生曰原是人才不一須各啓一條路與他桃李有桃李之用松柏有松柏之用要強松柏作花桃李貞節此必不能今世用人者大抵取桃李之材反望其有松柏之用如何濟得事

先生閱晁迥澶淵寶文堂集曰雖說禪話卻是儒理閱茅元儀督師紀略曰茅止生究一紙上談兵孫高陽固好然竟不能保全一熊忠愍爲人枉殺是明事一大關鍵

暨陽答問卷四

暨陽問答四卷蔣彤錄彤字丹稜受業李申耆先生之門先生主講暨陽門人答問之語彙存四卷外間盛行活字本語意有不完備者字句亦有拖沓者今此鈔帙丹徒趙申甫所貽似爲前人刪節較有精神故以此本著錄申耆先生以通天緯地之才成茹古涵今之學除專書外詩文不自收拾歿後其徒錄存多至一二十卷真贋不分宗旨未能表見此書雖少精語實多如云我看天下大勢必須改頭換面一切制度皆須更張又云周禮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以本俗六安萬民此等制度極好然須復鄉官方可行得鄉官各治其鄉天子何憂不治將來其必有行之者又云鄉官亦必出於鄉舉里選似已看到此時局面而不意其變本加厲耳武進盛宣懷跋

我皇聖朝

聖出欽

命各

日

大

之

文

德

化

遠

播

聲

靈

應

廣

文

化

遠

播

聲

靈

應

廣

文

化

遠

播

聲

靈



世

談

藪

卯

齋

氏	走
墨	誰
彪	盛

教經堂談藪卷一

武進徐書受尙之

土怪

予少居城西一夕忽如雷鳴聲出於地未幾屋歸新安賈更改作地當鑿池一巨蛇自出役者皆驚逶迤入河水而逝蛇長五六丈其藏處泉湧成巨沼矣或以爲土怪也

乞者

毘陵北郊有乞者母殘疾五官悉無惟鼻閒一孔通呼吸乞日懷炬妝縷而進之飽則跌坐而已時母九十餘子亦鬚髮盡白人憐其異皆樂助之每見世俗大家力足以養其媿此者何多也哀哉

鄒王詩畫

近今詩人以梁溪王晉川侍郎爲最嘗見其尋山寨垣諸集清蒼深厚足以雄視餘子同時鄒小山閣學丹青獨絕詩格稍卑其女孫亦雅工折枝深入神理

胡徵士

胡徵士稚威下筆千言立就晉川公藏其稿多百韻長篇腹笥便
便反不免辭勝而公位九列貧無書人稿皆自錄必就正於徵士
及陳公勾山然勾山每以爲佳徵士輒就稿塗改前輩之重交誼
而遺世俗之見如此胡三中副榜卒不得一第

王文贈詩

無錫王丹林文性頗孤峻生世不諧嘗贈予詩云雙瞳秋水暖萬
慮春冰銷十字足道予一生也其兄丹宸從溫將軍征勦金川與
木果木之難贈光祿少卿書有時名

諺可占驗

蒼頭袁老少爲農夫子喜從聞田野之諺如鄉邨四月閒人少纔
了蠶桑又插秧又夏雨隔田晴烏頭風白頭雨謂雲氣也亦如雲
往東一場空雲往西馬濺泥雲往南水潭潭雲往北好晒麥見升
庵集又七月七堅比鐵八月八大如鴨謂蚊尤奇又耿緯詩向人
微月在報雨早霞生劉禹錫時積陰春暗度將霽霧先昏皆用占

驗語

龜以尾交

博物志物性大腰無雄又龜與蛇通氣則孕以予所見不然蓋龜
以尾交雌巨而雄小耳

石硯銘

王上舍秋塋一日借予遊市中得石硯甚鉅予銘之曰其厚徑寸
可以磨鈍上舍爲鑄之

玉軫集

吾友孫淵如早負異才所至落拓不偶得狂名嘗寄友云千杯醉
我上北邙不若容我生前狂千言相思寄行路不及逢君得君怒
婦病云眉痕偏向瘦時濃指爪多從病中長婦爲王蓺山先生女
名薇玉字采薇著玉軫集如春陰云離愁作霧疑沈水曉病如煙
盡著山悼姊云把書尋淚色掩幔想衣聲雅有才思惜不永年
過情勵俗

吾鄉稱詩無出洪稚存右者至性尤篤丙申母蔣夫人棄世稚存於浙東舟次得耗徒步二百里一日夜奔還兩足盡見骨至則望門一慟復失足墮淵幾死雖亦孝子之過情以勵薄俗正不易得

賦白雁

伯舅楊筠亭先生幼時以賦白雁詩魂歸青冢三更月書到蘇卿兩鬢霜得名配莊孺人字靜貞亦工斷句寄先生嶺外云報道嶺頭梅信早十年風雪帶愁看予十歲即從孺人學作小詩近寄懷舅氏有比肩詩友最齊名句舅鐫作印章旁曰外生徐某贈語

辨惑編

吾鄉謝應芳字子蘭至正閒人著辨惑編四卷一死生疫癘鬼神祭祀淫祀妖怪二巫覡卜筮治喪擇葬三相法祿命方位時日四異端老莊神仙方士佛氏博采羣書義歸嚴正又有答禱疾與盛教授請除土地夫人書共八篇文律簡老其人蓋亦方正不阿者也今鄉里不傳其書所言皆切於時病關於世教不淺矣

祈夢

先茶坪公少祈夢於忠肅公廟夢公與紅豆一枚後康熙己卯鄉試出知吳縣事彭澤洪公之門庚辰會試出太史柘城竇公之門夢遂驗太史理學名臣也

僵荳字書不存

今海內博學推錢少詹辛楣先生藏碑三千通著金石文字跋考據井井其從子獻之亦邃六書之學甲午予主其家偶得魏刁遵志銘文內帝僵之肩僵字字書所無獻之跋云刁爲老童之後古量字多從日下童僵量之僞歟按漢時荳豆謠荳亦字書所缺或亦呂氏春秋有雲夢之荳誤乎

棺用柏木

洛陽伽藍記崔洪死復活勸人作柏木棺地下發鬼兵應免然柏木脆今人相戒無用之者又續博物志秦穆公時掘地得物名爲蠶食死人腦若欲殺之以柏東南枝垂其首由是墓皆植柏一日

柏爲鬼廷

謝曉山巧思

宜興謝曉山有服食方年逾古稀常若四五十許人多巧思能製遠視諸鏡常以百錢購一圓石剖而爲六石理光潤雖端溪之產不逮也色外白內紫文若旋螺好事者以千金易之不與予按懸筍瑣探載成化五年有一卵浮於河下銳正圓質具五色又多鰲黑點漁者得之中汨汨作水聲又氣暖而澤潤或曰龍卵

潮涎

蘇譚云小兒驚風疾涎塞喉響如潮名曰潮涎但用金星礞石火煨過研末入生薄荷汁少加蜂蜜調服其藥自裏痰出屢試得效子女阿細病與此符而庸醫不知要是讀本草不熟耳

孔搗約序事

丁酉秋八月王大理述葦先生讌客於陶然亭一時日下文人以不與斯會爲恥自公卿至布衣之士集者四十餘人曲阜孔檢討

搗約爲序其事時先生參阿公軍初自蜀還文有云聚米作山指平高之第一以鞍爲几草奏牘之三千嘉河西之記室卽問班彪爲淮右之銘辭無過韓愈從軍賦罷願識公孫絕幕歸來仍多揖客誠盛舉也客爲筍河先生大興翁學士覃溪歛程吏部魚門闕里孔民部荏谷龍溪李畏吾吳縣張瘦銅上海趙少鈍三舍人高郵王孝廉懷祖嘉定錢明經獻之海寧陳竹厂秀水王秋塍烏程張萼樓長洲胡眉峯溧陽許介山休寧金振之及予邑錢魯思黃仲則八上舍皆予素交

金谷不逮蘭亭

是秋予及王秋塍錢獻之復觴朱王兩先生於陶然亭兩先生皆善飲日暮雷雨將作燈下分體賦詩是日會者八人秋塍又令畫師繪之爲圖請述葦先生爲記略云古來嘉會多矣獨蘭亭西園好事者爲圖以傳天下世說右軍得人以蘭亭集序方金谷詩序又以已敵石崇甚有忻色考崇父子以劫盜富不賞極園林聲伎

之盛又與潘岳輩詔事賈謚比崇適足爲恥奚以喜爲右軍必不出此殆傳之者妄爾然蘭亭二十六人安石與公子猷之外皆不甚著聞實不足媿於東坡諸君子好古多聞博學絕俗可爲百世師也此卷今在秋旌行篋中予後見金谷序列敘時人官號姓名年紀文亦雅不逮蘭亭之古朴也

呼五奴

予嘗客靜海鹽山其俗男未成童卽取婦食不給則鬻之按樂府雜錄今呼鬻妻者爲五奴自蘇五奴始何風土之薄也又嘗過旌德見有司禁賣妻告示

戒指失古

古者后妃羣妾以禮進御於君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於左手旣御者著於右手今俗用以金銀爲環置於婦人指間謂之戒指古意浸失又史記程姬有所避不願進注有月事者更不口說故以丹注面的爲識令女史見之

手熟

穿陽貫蝨古稱神射宋陳公堯咨發矢必中有賣油翁釋擔睨之曰手熟耳公詰所以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葫蘆置地以錢覆口以杓滴油自錢孔入而錢不溼夫文章亦然所謂文入妙來無過熟也陳公事見歸田錄

三韭二韭

南史任昉曰誰謂庾郎貧生菜尙有二十七種謂三韭也洛陽伽藍記李崇性儉悛止有韭薤客曰李令公一食十八種人問故客曰二韭一十八此二事頗相類

雲溪草堂卷子

先茶坪公弱冠負盛名王石谷爲作雲溪草堂圖一時名公題詩殆徧王阮亭尙書詩曰澹煙殘雪白雲尖挂劍青襟淚暗沾爲喜故人今有子論詩寒夜一掀髯華嚴法界海天秋投老生還萬事休玉局硯池留滌硯碧瀾平護古今愁一片西風落照時秋懷愁

織柳千絲衰年多少攀條恨愛煞銷魂七字詩今集不載朱竹垞
檢討詩四章曝書亭集亦僅存二首其一云烏目山人畫擅長新
圖披豁稻魚鄉誰言七尺雲溪卷不敵盧鴻舊草堂其四云名園
幽絕苦吟偏許我招尋把釣船老去涪翁詩派別流傳端合藉師
川則皆未錄也

先公撫孤

順治乙未會試先高祖中丞公偕阮亭尚書同出粵東陳公之門
公諱彩字美公由翰林出爲常鎮守道旣裁缺僑居揚州獨歸五
羊城省墓遂卒妾婢奴僕竊資以逃遺一子在襁褓先中丞抱之
以歸時中丞夫人甫婉卽自乳之撫成人齒諸子行名永寅後復
姓爲顛榆訓導先人盛德足以諷弟子之報其先師者

雙數

釋名雙數猶局縮皆小意也與漢書注異

冥王會

後漢楚王英喜黃老遣郎中令奉黃縑白紉三千詣國相曰託在
蕃輔過惡累積奉送縑帛以續孽愆今都下於冥王會男女悉自
具銀鐻隨屬其後謂可免輪迴之苦一則詐一則愚矣

立言有本

文人立言必有所本魏叔子云柳子厚駁復讐議大爲難工予考
漢張敏駁議今欲趨生反開殺路一人不死天下受敝子厚誠善
用其意也至明張桂議禮世或以歐陽爲口實則當分別觀之耳

東坡忌辰

宋建中靖國辛巳七月二十八日東坡先生歿於常州孫氏寓館
距康熙辛巳已六百年故蹟尙有存者其地去予居不數武先茶
坪公嘗集同學諸子於是日肇祀先生賦洗硯池追悼香海棠歌
裝作長卷宋漫堂中丞跋云東坡先生嶺海生還洗硯一窪至今
淳泓無恙此毘陵一大典故惜六百載未有表章之者憶客歲予
祀先生於生日今茶坪祀先生於忌辰二事並堪不朽然則先賢

遺蹟待後人而益彰者往往如是耶

武進會館

說鈴載董廷獻常創建武進會館於京師以布衣召對文華殿按廷獻本姓趙其子入國朝一終錦衣衛指揮一漢中太守今吾友董秀才玉路則指揮元孫上舍超然則太守之元孫也偶因上舍論吾鄉宦遊京師者倍於他邑之眾而會館獨無蓋自其先修葺後會遭亂因廢而莫舉耳史又載廷獻附周宜興以蔣拱宸疏繫獄不知其子姓繁衍至今乃更多文人也

御史坊

吾鄉錢啟新先生吾友魯思七世祖也爲御史敢言事見明史本傳家藏有教易圖先生道貌儼然旁侍者子大司農肅而受訓吾鄉至今科第之盛文學之美未有過錢氏者則先生之遺澤也段莊有御史坊爲先生故居至伯垌蓋八世矣

段莊斷碑

段莊在白藥山下魯思以土中斷碑考之乃僕射非白藥也然不得其詳矣因賦詩云未聞僕射傳誰氏僕射頭銜尙有山寄語男兒休草草輕將名字落人間

才女

康熙年間吾鄉董秀才之璜室吳永和著苔函拾稿二卷先茶坪公嘗序而行之至閨閣多才莫盛錢氏如南和令女守善歸秀才劉某著積雨樓詩五卷七律獨勝主事女蓀歸上舍楊瑤惜稿頗散失上舍女循歸昌化令董開泰別擇詩文當否兼有人倫鑒贈尙書文敏公女孟鈿歸太守崔龍見著浣青詩詞集五卷五七言詩尤長氣勢上舍女細蘇歸秀才丁觀陞熟史漢書善談史事

異蟲有光

予家有異蟲暗中光如爛銀漸大如車輪及以火燭之光纔一綫其蟲形似蜘蛛而小前阻則卻行後阻則前行不知其何名也按博物志百足一名馬蛭中斷成兩段各行而去大率類此又夢溪

筆談盧中甫家吳中未明而起有光熠然正如水銀光豔以火燭之則了無一物與此正同

亮蟲

亮蟲出南粵暗中微有光碎之則其光尺許性喜香草如以茉莉夜來香置盤中其蟲卽至董超然爲子言

一榜通人

一榜通人之盛未有過於甲戌者若嘉定錢少詹辛楣獻縣紀閣學曉嵐青浦王副都蘭泉大興朱學士竹君子俱得接其緒論蓋少詹學得其精閣學學得其博副都之學爲一代不可少之人學士之學爲一世不可及之人皆無書不讀者也他如著書自見者嘉定王光祿西莊秀水王比部穀原海寧周春常熟顧鎮時吾鄉錢文敏公爲副總裁榜下卽有南錢北紀之目實不止此數矣後惟辛卯榜差可繼之予所及見者若歛程魚門餘姚邵二雲曲阜孔紱谷撫約歷城周書昌他若新城魯仕驥歸安唐琦江都李道

南並知名未幾吏部特改翰林邵周二進士以徵起亦同授編修皆異數也是科大總裁爲諸城劉文正公榜下亦有大孔小孔之目

開堂僧

予鄉天寧寺僧徒頗眾相傳

仁廟南巡臨幸其開堂僧絕有口辨

上指彌勒問曰佛何笑對曰佛見佛笑曰亦笑向汝對曰笑山僧修不到此與歸田錄載宋太祖幸相國寺問當拜不拜僧贊寧曰見在佛不拜過去佛相類

姓僅見

偶覽仕籍同時姓氏多有雷同又有與古人同者如山西典史張華陝教諭何騰蛟福州經歷羅倫又姓僅見者如縣丞火繼宗大使縱翼巡檢頡際元典史瑣必名又有峴門茆俎哈諶蔚尉雙遲湛利都簡諸姓然俱在下僚可異也

榜花

榜著奇姓古人謂之榜花若明進士錄之上似撒仰曲萬牧國朝進士錄之緱出叱叢干別塞尚酒諸姓他若元步甄洗扈和闕皆古姓也

同趣異趣

同榜異趣者若周公順昌宗建與周延儒崔呈秀同癸丑孫公傳庭與馬士英同己未惟浙江壬子科端明胡公忠烈孫公與文成王公同年王公復與伍公文定同榜後寧藩之變胡發其謀孫殉節王伍共成其功為同趣之尤奇者矣

執弟子名

程魚門編修其先以賈致富始入貲納四品銜旋召試官中書舍人與大興朱公竹君交最篤而程長之十年辛卯會試乃出公門下執弟子禮甚恭過門必下車以步公則奉以先生之稱不易也編修篤學好士亦雅有先師之風

染鬢

宋何長瑜嘲府僚詩曰陸展染鬢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復出今所在有烏鬚藥凡下僚以之避老但不遽能染鬢耳媚婦竊祿皆可笑也

易聞為看

元薩天錫有句云地溼厭聞天竺雨月明來聽景陽鐘一老易聞為看詰所出對以唐句林下老僧來看雨為證今其裔孫曰龍光者登進士第為刊集若干卷翁詹事覃溪序而行之

避諱

古人重諱父名石終身不履石是已後并嫌名亦避之李賀父名晉肅不舉進士賈曾父名忠辭中書舍人不拜今世以避諱不就官者甚寡矣又避諱改字太史公諱趙談為趙同若隋劉臻好噉蜆以音同父諱呼為扁螺尤可笑

參同契

魏伯陽參同契諸篇有四言三言五言七言句必險峭篇必變調天下奇文也

葬紀

近世惑於青烏之術縣棺不葬所在多有惟徽俗太甚甚或子姓顯達而數世之槨暴露不藏者予於乙巳春經其邦每二三里則有列屋重垣皆厝棺之所也 國初休寧人程文彝著葬紀一編極言其害論風水之妄僧道之謬緩葬之非合葬之位穿壙之制碑志之式皆可采而不背於理始制其地亦未嘗無人特俗久難革耳從弟日簪作宰於茲予勸以化導斯民使知速葬之義庶可漸復矣

小人之智

南中有偷兒能教獐緣牆入戶以鸚鵡飛攫婦人鬢畔金釵官司捕治并杖獐而殺之觀者皆哈惟雪衣女颺去耳又管緘若言刑部嘗治一獄偷攜銅絲數縷鷓豆一掬詢以所用曰黑暗中絲銜

於口以覺其前豆擲於空以揣其物則小人之智尤奇

丁生見鬼

予從母弟丁生仲武磊落自喜目能見鬼云鬼逢風狂則影滅不見無風則形散不聚惟借小雨斜風則頓長如人但面如死灰色耳見慣亦略無畏蕙又云離人一尺輒憧憧往來如人神氣完定乃不敢相逼其衰病者往往爲所戲弄嘗閱北夢瑣言載閩州人何奎號何見鬼近貴咸神之能爲人治疾預知死期又遂寧有馮見鬼亡名字知人吉凶有官人林泳頗侮之馮曰是曾殺一女爲崇我能言其姓名林大慚懼丁生亦云有冤魂慘慘常隨人後但祿壽未盡亦不能遽復之若預知死期則不能也又李德裕明皇十七事有師夜光者善視鬼

正史不載

今三國演義凡婦人孺子無不紀覽幾於家有其書然書中半皆正史所不載要是王粲英雄記鈔常璩華陽國志諸書所掇拾而

成者非盡無稽也

正諫篇

宋蘇氏為諫臣論蓋本於說苑正諫篇是故諫有五一日正諫二日降諫三日忠諫四日慇諫五日諷諫稍變通而暢其旨矣

射石

人皆知李廣射石不知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關弓射之滅矢飲羽下視知石也卻復射之矢摧無迹史公之文亦本於此

旰居士

高士傳摯峻字伯陵少治清節與太史令司馬遷交好遷以書勸仕峻報書諷之後遷下腐刑峻高尙不仕旰人立祠號曰旰居士而史公書遺之何歟

雀躍

俗謂雀能躍而不能步若見其連足緩行者貴此妄也常于幽靜

處伺之雀亦能碎步以至鴉雉皆然蓋急與暇之分耳又照蛇以顯微鏡者其足甚多特微細不可辨否則何以區背腹乎畫而添足故亦可嗤也

猩猩

伯父嘗訪登州守某公中秋宴于城樓或言野外熊捕虎者時月色甚皎共倚雉堞閒望之見一虎前竄猩猩後追腥風振木至城隍勢無復之方旋轉閒虎已為猩猩執其後脛奮而劈之尻腹潰裂倒荷于肩連躍以去越日草閒悉虎血沾濡然後知其猛鷲如此

子平

一鉅公庚甲八柱與一鐵工皆同而地位懸殊頗以為惑有善推子平者鉅公卻不告以所由其人乃云尊造可貴可賤蓋近水木則顯達為大僚若傍火與金則終身一賤工也鉅公大驚始憶母赴遠誕生于舟中而鐵匠固世業也吳謝堂大令曰即史鐵崖相

國事

蠹子數

江左某士人能推蠹子數其書由一而十由十而百至千十萬而止每一條下或數字或數語男女窮通無所不備占者書庚甲先推合數若干展視條下有曰父母屬何生肖妻長幼若干歲初既符合即依此挨推凡得官生子或由他途或由科目一一不爽然識者謂過去者無不準驗未來則不然蓋造化所忌也士人言傳是術者亦有此戒究之其理殆不可曉或曰書本于邵康節亦妄耳

又共在一公廨僞以書記某爲某司馬令推初數既合及按其後悉硯田寥落之辭竟乏官祿又幕有老友自說年庚乃推之則外官方伯止於京卿旁客皆哈雖士人亦茫然不自解也推既畢老友竊言係馮星實先生庚甲而詭託者可謂奇驗矣

教經堂談藪卷一

教經堂談藪卷二

侯生自剄

予嘗謂侯生北向自剄以送公子既教公子以盜兵符晉鄙名將也而致之死其自剄者實出於公子之一泣耳若程嬰之言趙宗復故將下報趙孟與公孫杵臼此則志士之爲異於夷門矣

姚合詩句

諺云勢利起於家庭一友嘗有蘇季子之喟予解之以姚合詩云昔君未出身自賤如埃塵君今得出身自重如干鈞君且自世何況天下人相與失笑而罷

仙人無樂

予友孫淵如善諧笑曰世之慕望而不可得以爲無苦者仙而已吾嘗觀劇至盧生夢醒證入仙道既受詬辱而下執糞除之役抑何樂矣予曰有先言之者黃叔度曰夫仙者非臣非民潛於山澤垢衣癯形飲水食草窮莫甚焉播棄父母割絕子孫此海島之鬼

羣也此語不足供捧腹乎
漢戚夫人

漢高祖天資彊忍當兵戈始息即無故易儲保無內亂耶張良叔孫通嘗諫之矣其以四皓為辭謝戚夫人溺於所愛乃借權術以絕其望耳此與明人諫國本云傳聞陛下嘗失言於皇貴妃皇貴妃以此要陛下其事雖不類其情亦不外此予讀史持論如此後覽三輔黃圖亦云戚侍兒賈佩蘭出為扶風段儒妻說在宮內時見戚夫人侍高祖嘗以趙王如意為言而高祖思之幾半日不言歎息悽愴而未知其術以此參之益信後儒為史所蔽而不能察其微也尤悔菴云既封趙王何不速遣之國如薄后之代例可逃人彘之禍又曰欲易太子非惡孝惠畏呂后耳又是一論

汪水雲

予家舊有汪水雲詩一巨冊其詩多記南宋亡國之事詞意悽惋不當以藝士輕之也後其書惜散失考水雲留燕甚久世祖賜為

黃冠師放歸今湖山類彙所錄餞行諸詩更多宮嬪之作可異也趙億孫云近日浙中已有刻本

禁五通

自古巫覡之惑人西門豹為河伯娶婦宋均敕條巫家男女備公姬第五倫曉諭民不得有出門之祀接祝妄言足以為則我朝湯文正撫吳時力毀淫祠并疏請永禁所謂五通邪神今復稍蔓延惜無有更繼之者按柳宗元龍城錄云有鬼名五通一日發篋衣盡灰燼是則此鬼不知始於何代亦非僅江左一隅為然

書院小蛇

往予在清源書院其址本明工部稅局改建一室常夜有光家人懼而發之見小蛇如硃砂色而殲焉考漢巴郡馮昆發綬箭有二蛇分走使許季山孫寧方卜又太尉橋公見白光董彥與為占測予謂物之通於微者不可驚以怪喻於道者不可動以奇偶然值之何所關於吉凶若彼皆惑也

仙跡

五代詩話於呂巖仙跡博引至數十條予前遊濟南見呂仙祠碑云洞賓本唐宗室變姓名如張祿尤涉詭異則羣書所未始及矣

再娶

賈充娶李婉淑李坐徙復娶郭女槐會李赦還特詔充置左右夫人李洪之二妻妬競兩宅母子往來如讐此類古亦僅見以予所聞右族名流趨勢再婚聊相欺罔及覺無可奈何二女隱忍而止浮薄爲世所譏是并非充之比矣又唐李頻遺其糟糠別婚士族則無行之尤也按李婉淑典誠雖遜曹大家亦不失才女

造名怪字

小名錄孫休爲諸子造名皆怪字欲令難犯易避云旣不相配又字但一至唐武后造字實祖其智記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山川賈誼云毋取乎天毋取乎地毋取乎名山通谷毋悖乎鄉俗奚必怪異之是尙哉

劉海戲蟾

宋時紀事劉元英號海蟾子初名操燕地廣陵人尸解去一說海蟾名嘉渤海人仕燕至相位入終南學道爲仙今畫蓬頭跣足嘻笑睨人手持三足蟾弄之曰此劉海戲蟾圖也直以海爲名世已無有知者俗或更名之曰海喜則嘉之訛也又續博物志海蟾子姓劉名昭遠華山陳搏館之道院與种放往來

倮葬

王揚孫戒子倮葬世皆知其非至劉蛻臨終遺命慎勿祭祀於是子孫相承霜露之思於是乎止夫名教之中所重喪祭是皆紊先王之舊制烏可訓也故曰如矯世則葛溝尙矣

華山賦

唐楊敬之撰華山賦如見若咫尺田千畝矣見若環堵城千雉矣見若杯水地百里矣見若蟻垤室九層矣頗似牧之明星熒熒聲采相亞故李德裕每置座右行坐諷之亦與東坡長夜讀阿房無

以異

徐孝廉爲冥官

世傳云人之正直死爲冥官道書云酆都陰府官屬乃人閒有德者卿相爲之亦號陰仙唐時李德裕張說小說咸有冥判之說吾鄉有徐孝廉名馨介僻不羣澹於榮利自言爲冥官冥閒轄十八司各司主者如楊宗愨于忠肅皆近代名德或相替代外復以一生魂佐之皆世上端謹士不盡取名位也特無閻羅之稱不知何所統攝耳又考唐會要高表仁浮海至倭自云路經地獄之門又聞號叫鎚鍛之聲甚可畏懼豈信有之耶

占夢

藉帶眠夢蛇鳥銜髮夢飛此猶有所因也若夢棺得官夢空得舉夢哭泣得飲食占測之理已不可曉而予夢皆實境往往其後亦屢驗又北夢瑣言彭城劉生夢入一倡樓狎飲爾後但夢便及彼處或曰心邪所致而予少亦夢至一所山水清曠獨吟快意而已

自是數十夢悉如之又何歟又夢神曰趾離呼之夢吉見記事珠

紙錢

俗營齋焚紙錢以送其來久矣又曰素錢北夢瑣言載楊收相國貶死與鄭愚尙書借錢曰燒時幸勿著地殊不可解又唐書王璵傳稍以紙寓錢爲鬼事又東坡志林云有吏爲冥吏所追至一橋榜曰會明人皆用泥錢又一橋曰陽明人皆用紙錢

血掌

金陵大王廟楚僧廣公所創闢其初斷五指以誓之子戊子秋應省試寓其左廡見其血掌猶帛裹焉僧頗知書予詩有天龍曾示一指禪不放屠刀真失策蓋譏之也按唐咸通中西川僧法進刺血寫經所司申報高燕公判云斷臂旣是凶人刺血必非善類宜令出境無得惑人不待有識者知其悖也吾鄉愚夫并有穴臂掛盤香謂點肉身燈以媚神者則非止浮屠之惡矣是尤當嚴革之者

後母

親母爲子治挖禿血流至耳見者以爲愛之至也使在繼母則莫不以爲嫉袁子才詩所云人世賢名後母難是也按唐本事詩幽州衙將張妻孔氏生子不幸去世後娶李虐遇其子哭於其葬母忽於冢中出以白布巾題詩贈張連帥上聞敕杖李百流嶺南嗟乎此黑心符人非鬼責家墟墓臭之言不爲過矣然漢中士女志載程祇妻穆姜撫前四子愈厚子尋感悟自悔失子道詣獄受不愛親罪太守嘉之復除門戶若此者豈不亦僅見哉

畱侯不肖子

法言云或問甘羅之悟呂不韋張辟疆之覺平勃皆以十二齡茂良乎曰才也茂良不必父祖予謂辟疆一言幾釀成呂雉之禍當時諸臣竟不知其非者乃畱侯不肖子耳何才乎

書名鎮崇

子伯父曩館葉氏其子疾亟爲妖所馮伯父乃書名使帖於帳外

其病良已唐小說云淮海小將有女崇於鬼物書高燕公名帖房門其邪來見咨嗟而去邪不勝正理固然歟

搜檢

自來考試搜檢用防懷挾日知錄載之詳矣按唐制百官入宮殿門必搜監察所掌至太和元年詔曰自魏晉以降虛儀搜索朕方推表大信其監搜宜停元微之詩有云藥樹檢搜可得知卽指此也乃知前以此施于台宰其失體甚矣

泥偶解頤

海盜查湘載云其姑夫某爲山陽令初至謁廟偕僚案閒觀兩廡俗所塑十王殿者一泥阜隸面貌宛如舊識忽注目對之解頤微笑某駭絕問旁人無見者遂碎其偶而出未一年旋卒任所

嫁樹法

今江淮多有嫁樹之說或值彫落或葉而不花花而不實則以斧斲根際入小橫木更絰片錦於枝閒改歲定繁茂子偶閱文昌雜

錄言一媒姥嫁杏索處子裙一腰繫杏上更奠酒至來春結子無數亦有嫁橘法不知何術也

殤卹會

龐懋賞云表弟靳庠言石州有趙相公廟如嬰兒狀每降言禍福有張姓議毀此廟既至祠下忽空中有資蓋飛上張面血流不已恐懼再拜而去懦奪其魄也近時蘭溪趙君錫禮宰陽羨日有殤卹會其鬼甚靈趙欲禁止適妻子俱病迷罔咸以歸咎胥吏皆逡巡無敢先者趙竟自碎其偶數而火之卒亦無恙剛直之氣鬼豈能違之哉又接明史張昺爲鉛山令有嫁女者及婿門而失女伐大樹運斤血注巢中墮二婦人其一卽前嫁女

病聞鬼語

閩人林香海編修學問淹雅病篤聞牀頭鬼語詰朝有貴人挾醫來當稍避之林以告妻子及旦吾鄉莊際盛果以醫至林卒不起此事遂傳播今十餘年莊方官中允耳又金壇于相國嘗怪林不

一至其門人或勸之林曰大將軍有揖客顧不重邪見朱竹君先生所爲墓志誠端士也

唐六典

癸巳開四庫全書館予爲一朝士校秘書見唐六典鈔本高力士纂修按龐元英云夏英公家有阜綾標六典一部唐舊本也雖宋宣獻李邯鄲家藏書多亦無此本散失殊可惜則知宋時已流傳絕少又六典載有十四種金今惟銷金鍍金織金泥金縷金貼金裏金盛行耳

粵西獻蛇

宋王世則使交州黎相令數十人扛大蛇長數丈饋於使館且曰若能食當爲饌以獻今粵西風土尙然官其地者入境民卽捕蝮蛇生獻之揮令去則頌仁廉歸相與哺啜而以爲至味也又嶺表錄異記普安州有養蛇戶每年五月五日卽擔蝮蛇入府祇候取膽

新安禁魚

宋人云雄州城南陂塘數十里四時有蟹暑月亦甚肥又云莫州水中積蟹一窖莫知淺深嗜尖團者宜神往於雄莫聞也又予嘗客新安其俗禁食水族古城巖河下尤其窟宅過客飼之萬魚畢出細者亦二三尺吐沫成霧積鱗如邱雖臨淵而羨卒無能嘗一鱗者且守之甚嚴校人之智終無所施以爲神物斯亦愚矣

擬答上宰相書

楊循吉有擬唐宰相答韓退之三上書文一篇略云僕射相公命其門下掾賈元以意答書韓君韓君上書光範門以薦士望丞相凡薦人必有格然不在山林之間則不得薦處士無途以進而又不自求仕慮失賢故薦之又觀察節度防禦營田等使亦得薦人薦其可爲判官佐己者也今韓君非處士中書無僚屬丞相烏得而薦韓君哉故不報後十九日又至書意促丞相急上奏至譬救於水火之中甚而以盜賊管庫自比而丞相有所除必責其堪任

國家之事非爲哀窮憫餓而予之韓君可謂失言矣故又不報越日又爲書至門陳周公之說不知周公時三監及淮夷叛管蔡流言彼其鴟鴞之作金滕之發班班方冊韓君論何易也抑周公所禮士史未嘗書吾意必無以饑餓而乞官者有之必吐握之禮一行而不繼矣文凡二千餘言雖似爲當時伴食者解嘲固亦未免有毀賢之意然昌黎原書本有可議或少年不自覺其言之失當而其集又非自定遂貽爲後人口舌耳

僞金欺富

某甲亦貧其西鄰翁巨富一夕翁見隔牆燈火怪而窺之則甲夫婦拜禱於圯牆下已而掘土皆燦然黃金運之終夕乃止逾半月翁招甲入笑詰之甲堅不肯承翁知其恐以發藏鏹市禍因畀以貨物稍使權子母出納一無所私翁益信任甲家計小康因醉後苦究前事則向所掘者皆土裏金箔知翁必來窺藉此以動之耳翁始大悟然式好如初

池州生

陶穀云吳門王希默簡淡無他好惟以對鏡爲娛整飾眉鬢終日無倦子成童赴試金陵同舍池州生亦年舞勺而負璧人之目亦如王癖屢照不疲常若自喜惜忘其姓氏

草疏未上

自古君子罹瑞禍之尤慘者莫甚於明楊左諸公今南北所皆當日忠魂埋碧處也其閒惟方震孺惠世揚二公瀕死得免患難中每相刻責謂我等此時日月正嵇叔夜顧視日影時惜叔夜浪費於廣陵散其定力如此又鄒公維璉撰左忠毅墓銘云忠毅已草疏數忠賢廣微三十二斬罪以繼忠烈二十四大罪之後將發矣竟爲家奴所洩矯旨削奪去至於今其稿不傳惜哉

鬼索衣

錢氏者適鄭某病瘵而殂某復續婚而吉期將卽其姊忽爲所馮索其嫁時衣簪數百事悉行焚毀並言有銷金灰鼠裘生未嘗服

然夙所愛今爲姊竊宜亟將還言訖豁然頓蘇了不記憶家人爲述之姊失色亟開箱取出以焚吾友錢獻之說是其族姑

世則妄誕

錫山高忠憲爲行人時上崇正學闢異端一疏蓋指僉事張世則而言世則疏詆程朱欲改易傳注上所著書求頒天下誠小人無忌憚之尤者

庸醫

吾姊產後疾瀕危集諸醫皆謝絕有湯八者後至獨毅然身任且索重酬因疏方袖金而去姊服藥宵中而沒予心嘗飲恨以爲庸醫殺人苟無心其罪猶應末減奈何利財而以人命爲孤注乎一日與稚存億孫輩出遇於塗予引不反兵而鬪之義撻辱之後數年聞有以重金給使赴鄉郵視病輿夫舁至冢墓間盡褫其衣饑凍不可耐夜匍匐二十里乃至城下門猶未啟不數日而卒醫之爲道可不慎哉

自知考終

吾鄉錢啟新公遂於易學著像象管見象鈔範衍圖書象數諸書考終之歲先營窀穸刻期八月竣事又以掘地得錢兆在庚戌因賦詩曰庚戌年遙月易逢今年九月便相衝又月朔初逢庚戌令夬行應不再次且至期果不爽時鄒公元標撰墓志姚公希孟撰墓表皆比於康節之前知錢公亦先自為寄寓逋客誌納壙中

城隍神

仲舅氏官鹽山倡修城隍廟時方暑瓦木之工畢集既息並宿殿下俄燈火護從自外而入眾疑有司夜巡及升階呼杖一木工四十遂寂然而隱此人股皮盡脫蓋神所懲也數百人皆見之

聯句不就

己亥季秋朱竹君先生奉使督學閩中同人祖餞於陶然亭暮集于香鑪寺寓舍隘不能容始復沽酒聯吟以消長夜獨趙億孫時時倦寢至亦閣筆予戲之曰王孫精彩頓銷歇耶今詩所云牀窄

半衾躡蓋指之也按梁江革有戲贈何記室聯句不成詩曰龍鱗無復彩鳳翅於茲鍛疇昔似翩翩今辰何乙乙何遜復以詩答之又遜與范雲劉孝綽擬古聯句遜詩云家本青山下好上青山上山上不可上一上一惆悵人各四句格調並奇

柩有聲

乾隆癸未予就傅外氏時外祖父母棺構久厝中堂忽有聲出於前和若鶴之哺子者自朝及昃乃止家人咸愕怪越一年遭回祿兩柩幸未灰燼始悟殃兆之先見云

詩體卑瑣

謝靈運創離合詩如古人怨信次十日眇未央加我懷繾綣口脈情亦傷劇哉歸遊客處子勿相忘合之蓋別字即井字謎之類也又鮑照建除數名諸體和者紛然他如道里名郡縣名星名藥名卦名姓名相名將軍名歌曲名針穴名宮殿名屋名車名船名鳥名獸名龜兆名樹名草名俱以命題又陳沈炯六甲詩十二屬詩

愈出愈奇然詩體卑瑣甚矣炯又有八音詩

捉蝶墮廁

予年十六寓江陰訪友於城西偶登廁見雙蝶舞蹁躑予忽念此慕香之物而逐臭毋乃鬼乎心動遂亟去及探友回復過則一人方墮廁羣譁笑聚觀問之則捉蝶致墮昔人夢爲刺史自分當刺一州後竟死於廁則此人猶幸未至滅頂耳亦奇矣哉

天方典禮

默德那國王穆罕默德臣服西域諸國其經凡六千六百餘章隋開皇時始傳其教入中國其經時倣曲禮時倣尙書文義至爲淺陋而其自負爲異者惟數端最瑣瑣可笑若日拜五次每至亢牛婁鬼之日赴禮拜寺聚拜每歲持齋一月惟雞鳴及昏暮兩餐不飲酒不食豕二者禁忌尤嚴半月一翦毛髮棺謂之櫛葬則出屍於櫛入土埋之人區九品凡此皆離經畔道之尤者偶借閱天方典禮擇要解稍括其源流而記之

癡和尚

常州東城門外一僧不知其所自來人見之三十餘年未嘗老衣一破衲不履不冠冬不畏寒炎不避日對人噓噓而靡所與言人以為啞而頗異之錢升之舍人自云嘗隨之三晝夜屢爲所毆逐而不捨最後同坐天寧寺四金剛腳下頓感其誠乃相酬答聽其言似杭湖閒人責其平生隱事有妻子所不知者於是愧汗流背敬之不啻神仙太守楊君游心內典稔知其異使畫工圖其狀貌焚香事之其鼻孔以草土堅塞嘗爲羣兒強開垂白乳尺許塞如初得食輒飽郭外千餘家每儲飯於孟惟恐不至有時連食數十家有時終日無所向忽一日示寂里人預爲置龕欲漆其軀貼金供奉爲知禮者開陳諫止遂焚之皆呼之曰癡和尚

同夢

一友云夢與女交醒卽自合雙鞵彼女亦卽同夢予以其淫邪不經正言闢之後閱王丹麓自記檢書得同夢方念張廣平處京師

特千里要約試夢然施于朋友之閒則可耳

黃昏散

相傳孫真人黃昏散若夫妻反目服之則和不知用何方藥屠笏巖多內寵子贈以詩曰誦黑心符吾可免服黃昏散爾何如蓋戲之也小說又載有療妒方丈夫再造散諒俱文人之寓言豈真有此方而失傳乎

三人一字

武功薛太史之廷與仁和孫參知公並字補山最後孫二尹汝明亦以補山為字子謂宜避前輩且同姓因其行次改字為補三而薛太史初本字補園乃又呼之補園以區別之

半圃

一友字半圃偶詢其義則其祖字一圃父即字小圃厥此之由子戲之曰然則足下之子當字荒圃耶抑復為廣圃耶客聞之皆失笑

潮州

柳茂庵言通判潮州其地溼熱殆不可耐白蟻尤多牀几皆以水盆支腳否則案席俱滿又戶外即蛇跡縱橫巨細蜿蜒沿牆塞徑久之習見亦無所忤憶古書云竹雞噉則白蟻皆化為水惜茂庵未及試之

捉刀

楊上舍春如之婦毛氏晚芬乳名蘭生有雋才工為五七言近體上舍雖雅好吟咏然馳驟從之不能及也予每酬和輒屬曰勿煩真作上舍果常常倩代之頃調之以詩云不道和詩催太急捉刀私去乞香奩此實錄也蘭生為予從母妹少嘗問字于予予又有表弟呂生亦小名蘭生異才也

嶺南之地曰五管瓊孤縣海中曰瓊管白玉蟾文集曰瓊管集子
房師吳編修學齋先生云瓊山人仕宦中外自文莊以功名著其
遺風未墜也它旁近州邑則否舉人輒就教職從無應禮部會試
者而童子科獨盛儋州至五千人之多隘不能容則闈四門以試
之三試三汰乃就甄錄豈東坡先生謫居之所土風之振亦有自
歟惜重去其鄉不更求進取或異才湮沒者有矣又地多蛇有繩
蛇如繩細而長數十丈者有瓜蛇形如瓜無定色吉者見之紅黃
凶者見之青黑以是爲驗亦理不可曉

捕虎爲業

歙南黃樾村任姓聚族于斯多以捕虎爲業詢其由云始遷之祖
弱冠娶婦才過婚期出卽爲山君所噬婦已娠身遂舉一子旣長
勇健絕倫母泣告以父死之故悲憤不已乃遇虎必奮搏習弓矢
誓世世殺虎爲職不數傳子姓繁盛雖讀書恥名文士近山數百
里偶遭虎患則一呼而集無勞獎犒亦合虎傷藥傳人患處卽安

蓋不其之仇猛物爲斂迹矣邑人汪漢霖爲述其異

郭璞罪人

郭璞善地理凡遇吉壤必翦爪髮瘞之故璞墓所在多有此已甚
惑矣若今欲求靈於枯骨不顧心之所安有累遷其祖父之葬者
是又璞之罪人矣

漆鬚

關吏之苛索行旅病之有微人偵其中一長髯者尤無厭然常備
藥染鬚以媚內因詐以生漆和香藥少許封識極固而過之長髯
方肆其誅求忽得題封甚喜微人僞靳不與乞益堅懷歸而亟試
之鬚膠黏及盡薙乃已昔許惇截鬚曰齊魯公此則居然一婆不
亦商旅之所快乎

檉花

先茶坪公贈友詩兩郎毋乃衣蘆花又一詩曰不教霜宿采檉花
一閱子事一尹伯奇事也孝子傳采檉花以爲食注檉花山梨也

今又名棠梨

商女

會稽商童初乾隆癸未進士工詩善書兼能指畫山水人物蒼秀無比亦雅好彈琴丁酉官鹽山子每過衙齋輒晤對終日有少女至慧亦解為小詩童初愛如掌珠靡旁有簪井一夕偕小婢自投出之則衣上綵絲連繫童初至悲惻卒莫知其為何怪也時女及婢並年十三越二歲童初亦病卒於官舍

五加皮酒

五加皮釀酒主益人古云盃得一把五加不用金玉滿車是也又名文章草見譙周巴蜀異物志予少嘗以之浸酒味頗醇然醫謂久飲則大腸枯澀

房音傍

蜂房蠟房皆以其相連如房故名讀如阿房之房音傍見史記知人

夢溪筆談云貴人多知人以其閱人物多也王東城有一茶囊惟楊大年張鄧公至則取茶囊具茶他客莫與子弟問何待之如此曰是有貴人法不十年當據吾座後果如其言吾鄉錢文敏公雅有倫鑒今尙書紀公侍郎王公總督畢公皆識於微時優禮特異每私謂子弟曰此俱福分足過於我後悉如其言

螢

月令腐草化為螢此草螢也唐李子卿有水螢賦亦如蝶有草蝶水蝶二種又江淮閒卑溼之處生蟲如蛆其光與螢火無別但不能飛耳此又一種

驛旁無蚊

化生之物如止水積日則生蟲吳俗名打拳蛆即古人所謂子子也以屈伸為上下倏忽出水便已成蚊俯缸視之頃刻百數又金樓子云荊州高齋夏月無白鳥湖州志載馬自然泊舟之所蚊不生吾鄉驛旁河數里獨無蚊蚋之患亦相傳張真人曾泊於此故

著此異又後漢書方術傳趙炳祠室蚊蚋不能入人言此效

輕容

輕容紗之至輕者無花者也方空今之方目紗也

指名各異

指掌圖一曰巨指三曰將指五曰小指又唐人酒令謂虎膺為手掌私根為指節蹲鴟大指也鉤戟頭指玉柱中指潛虬無名指奇兵小指也五峯通呼五指于拇指食指之外又有此名異哉

未嫁合葬

周禮地官禁嫁殤者曹操幼子死求邴原女合葬史以為譏今民間有行之而勿禁也予有姻婭始問名女天男亦不祿其父欲為之立後而嫌其無母也因求女櫬而封焉又一士族女未出適而訃至遂以生殉人哀其志亦合葬此二者或猶有說以處之非是則愚而且悖於理

畫鬼

揚州羅兩峰山人善畫鬼予為題鬼趣圖其一云春魂誰唱鮑家墳自信劉龍命已分何事定持無鬼論擲揄行路半逢君後閱睽車志孫郎中父見亡僕曰壽數未盡藥誤致殂而陰府不見收錄營魂汎然無之今闖闖中如某者千數只如宅中乳媪亦是并非寓言矣

秋胡無行

劉子元言秋胡妻無才行可稱直以怨懟厥夫而死乃強梁之悍婦輒于貞烈為伍有乖其實楊升菴至欲祀於如婦津配享劉伯玉妻以余論之秋胡不惟無行抑失其本心者何乃怨秋胡而反苛刻於其妻哉過矣

天鼓

今導引家有鳴天鼓小說載婁師德夢入司命署云生人祿命之藉閱己名下祿位年月履歷掾曰天鼓且動宜疾歸時東鄰擊晚鐘則鐘亦名天鼓也

高麗科舉

高麗貢使雖武臣亦知書予偶遇於京師與之筆談言其國於科舉之法獨嚴如甲年中乙科乙年卽申甲科方釋褐筮仕儻舉乙科而甲科下第則并乙科而黜之以待後之再舉非如舉人不中進士仍得爲舉人也按五代廣順中高麗進別敘孝經又有孝經雌圖借未舉以問之不封無行時其本心亦存也

再生變音

吾鄉一士人妻暴殂復活已變土音蓋江右販米客宅舍已壞假其殼還魂於家人無復別識所懷戀者江右故家耳言之歷歷其夫強合終不相安傳以爲笑然道遠其故妻子卒莫能知也宣室志竹季貞附魂里人趙子和再生其貌非其音是又泊宅編李押司寄一姓蘇人返魂本家不肯認蘇氏又不肯住其事頗同

三字字

龍川別志神和子姓屈突名無爲字無不爲三字之字亦稀有也

文莫

予在臨清閱州試童子文題則論語文莫吾猶人也有一生連用文莫二字誠可噴飯竟黜之後閱丹鉛總錄載晉書樂肇論語駁曰燕齊謂勉強爲文莫陳騷雜識云方言倅莫強也此說甚異觸而記之

放生魂

異聞總錄韋會妻齊氏冥王付案勒回吏云宅舍破壞曰差人修補吏云修補不及惟有放生魂與生人無異惟年滿當死之日病篤而無屍耳此說更奇

手摹

鄭康成云長曰質短曰劑若今下手書賈公彥云漢時下手書若畫指券黃山谷云豈今細民棄妻手摹者乎不然則今婢券不能書者畫指節予按今婢僕券多濡毫令畫作十字惟鬻婦手摹如故每聽訟時或詐不承令出所摹以其掌印之乃不差黍米則伏

亦愚而可矜也

汪淑賢撫弟

汪德齊歎之漁塘人頗有貲業臨終託其妻子於一族子骨未寒而族背之私變易其田產逃去孀妻因是沈疴不起彌留時子在襁屢顧其女若有所屬勿能言氣欲絕而目仍直視者數日女年十四解知其意乃剪髮以告母誓不嫁撫弱弟成人母遂瞑後女在母家年至八十餘考終鄉人高其行義采入邑志此北宮嬰兒子相率而出於孝情者也老女名淑賢撫弟名以欽

注傅會

飲中八仙歌眼花落井水底眠乃極狀其醉態仇注乃求其事以實之何異癡人說夢此與五臣注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引陳涉罾漁倡禍爲證謂古多於魚腹寄書昔人非之當矣

七世同居

魯山傅明經應吉七葉同居州牧張君五采申於大府入告 恩

賜御製詩褒獎有加予嘗止宿其家時茂才應省試者十餘人爭以文相質有五十餘房一百九十餘口財無私蓄閨門肅雍長幼濟濟予不覺媿羨挑燈濡筆贈以長句季几張公藝前史豔稱不圖目接其盛也

丁朋

予嘗乞補山先生書其詩有云先生未肯書丁朋丁朋字詩人每用之實兩事也朋字未正劉晏之言丁字屈下姜平之對

簾款

李郢詩釵垂簾款抱香懷又作麗款李賀詩按絲團金懸麗款皆下垂之貌今吳越方言尙然但更疊音耳

贖子

歲在丙丁閒河南積歉乍蘇民多鬻子方伯江公憫其無後奏於朝許贖歸宗所在莫不稱頌仁惠後閱東軒筆錄謂災傷遺棄小兒人不收蓄但患既長或來歲稔父母來識認因作券數千印給

內外廂界保伍凡得兒者使自言所從來明書於券付之固知治法貴以時爲變通一急治其標一補救於後耳

木稼

漢書五行志雨木冰亦曰樹介又曰木稼諺云木生稼達官怕是也集韻淞凍各也音送俗曰霧淞蓋寒淺爲霧淞召豐寒極爲木冰召凶也予嘗屢見皆寒甚之時應是木稼耳

商人重利

白傅琵琶行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今之爲商旅者南人新安爲多非如西人猶閒歲或一歸也甚有才過禮期輒以遠適娠身而別子又生子而始返其故里者故魏冰叔思欲革其俗而歎其婦女苦貞爲可憫也予因憶竹枝詞有云金馬何曾半步行碧雞那解五更鳴儂家夫婿久離別恰似兩山空得名

破瓜

香祖筆記談苑載呂洞賓謁張洎贈詩云功成應在破瓜年洎後

以六十四卒破瓜者二八也老少男女皆可稱破瓜子按杜牧之詩荳蔻梢頭二月初劉孟熙引本草云荳蔻未開者謂之含胎花言少而娠也此解亦奇

大姐全姐

王榮光太康縣人聘王大姐未婚而歿大姐逾七日投繯以殉時方謀請旌其祖崇瑞乞傳於予以其有同姓之失勿許也又嘗過大名見邨落新樹坊表訪之一老叟言女陳氏名全姐東鄰子美秀而文父母欲相匹偶議猶未果而鄰子忽動於惡挾利刃以干之女堅拒絕吭而死有司爲建坊子亦服臯語罷悲不自禁再問之乃卽是女父也予不覺爲慨歎

山茶已痔

類林海紅出新羅國卽淺紅山茶而差小劉長卿集海紅搖落花獨開是也楊升庵謂海紅未詳爲何花豈非是歟又寶珠山茶其花瓣曝而帛裏坐之已痔見祕方

傳云人生四十九日而七魄全其死四十九日而七魄散故今之居喪者七七不出曰守七七終曰斷七予又見河南陳許之地禪已盡而衣冠尚素者詰之則云禮雖二十七月而服闋然必取盈於三年之期而后易吉其來已久是雖過禮以視朝祥暮歌風土不甚厚乎又蠡海錄云佛老有地府十王之說蓋卽十千之義其五稱閻羅最尊位配戊土居中故也其有七七之名蓋至七則剋制

六甲

俗謂娠身爲懷六甲不知其解張廉使松園先生嘗舉以問客並對不能析按晉天文志華蓋杠旁六星曰六甲分陰陽而配節候又漢書律曆志日有六甲辰有五子注六甲之中惟甲寅無子故有五子豈卽是歟

兄弟孿生二則

江陰張應麒字天石應麟字玉符兄弟孿生並負雋才而狀貌酷似予雖忝姻婭歲常屢見不能辨其伯仲也童子時郡縣試以至學使者名皆第一弟每後一年及丙午丁未天石屢捷成進士而玉符今尙茂才又何前後之不侔歟
戊申秋予在汝州與山陰沈少亭交其昆弟亦釐孿也自鄉會試同榜復同謁選得官他凡小得失憂喜之事千里必相符予贈詩所云射策期同對除書況並頒雙丁無此遇祿命術盜刪是也少亭名詩李官魯山令弟名詩杜官四川射洪令較之張天石殆又異矣

李易安受誣

藝文類聚載徐淑與夫兩書其詩又見玉臺新詠皆麗則可誦後漢書列女傳舍淑而取文姬人已議之予以爲後世惟李易安之才足以相匹不獨詞稱絕調觀其文洒洒千言尤傑作也乃或摭駟儉下材之語以誣其晚節不知此忌嫉者之偽託耳據後序所

言是已過伯玉知非之二歲而始釐居卽中智婦人且未出此況其賢者乎蘇文忠言文姬二詩東京無此格且董卓既誅伯喈方遇禍今此詩乃云爲卓所驅入虜尤知其非真也范史荒淺遂載本傳同一妄矣

騎虎

上士執虎頭下士執虎尾喻其勇也有歙縣人自言與眾逐虎一耕夫曾不知虎之至及逼而猝難避因暫騰而坐於虎腰柔若無骨爪牙之力亦無所施遙呼逐者爲助而眾駭絕俱莫敢發適旁有農器其人欲攫而取之稍一縱則虎已逝始知古語騎虎難下亦有所本

活手

關尹子曰狡勝賊能捕賊勇勝虎能捕虎今名曾作賊而後充捕役者爲活手卽此意

欽授司業

北魏羅結年一百二十歲唐香山九老中有李元爽年一百三十歲近時王世芳年一百二十六歲 欽授國子監司業子客津門猶及見之誠昇平人瑞也丙午年予在太康縣縣學生王協恭九十三歲應鄉試中丞爲人奏 欽賜舉人次年會試復賜進士翰林院檢討尙能作蠅頭小字

鍾情

情之所鍾正在我輩此與子夏喪明無罪之言正相似也今俗士每用之呢褻不幾謬以千里乎

男女巫

楚語在男曰覲在女曰巫周禮男亦曰巫子觀輟耕錄云世謂女巫曰師娘都下及江南謂男巫亦曰師娘按今蘇常諸郡女巫仍師娘之稱男巫則改名童子若徽州女巫則名童婆

引詩定讞

虎不食醉人與初生小兒醉人小兒不知懼其神全也一說虎不

食人者不知人之味若血一沾其牙無不立噬者吳大令洵貴州平遠人云家在萬山中開窗而望虎蹲前峯人從虎前過虎若不見人人亦若不見虎因知死生有關定數此說較爲近之數歲前予客京師有妖僧上言能伏虎果投虎而不食刑部引豺虎不食以定讞戮於市可謂有識

殺降

天下紛爭以人命爲草菅白起長平之戰詐坑趙卒數十萬李廣爲隴西守殺降羌八百餘人皆知有恨卒以膺刃項王亦擊阮秦卒二十餘萬於新安城南禍莫大於殺已降諒哉又曰爲將三世者必敗以其所殺伐多後受其不祥不可不慎也

豐寧說虎

古北口外每數十里有山神廟云祀之無虎患虎夜視止一目左右啟閉如遙鑿然苟欲啞人則雙睛並耀予在豐寧遇之良然畏金聲人三五羣呼亦卻退也其土人又言虎不晝出出則是獲罪

於神而逐之者其行迷罔無復在喁之威雖偶傷人人必殺之乃已按古云青要食虎又酋耳能制虎二者究不知其何物也

妒女

昔人謂子建諱感甄而託爲洛神賦按上林賦注宓妃伏羲氏女溺死洛遂爲洛水之神酉陽雜俎載劉伯玉於妻前誦洛神賦段氏至妒曰我死何愁不爲水神其夜乃自沈伯玉終身不復渡水雖其事略涉荒唐亦可徵詞華靡麗能使千載下讀之其遙慕遙妒尙如此又并州妒女泉一名是介推妹不知何所本也

蛇卵

蛇卵多在土窟中蜥蜴卵或在廢簾敗書之內二卵並視鴿卵較小其外莫可辨惟破之蛇則七八如小蚓蜥蜴止二枚

枯壳

家伯父嘗客津門宿巨商園內偶曉起登樓忽望見湖山石下有大蛇長數丈就飲于池稍後一似蛇而小不滿一尺追及由尾而

登直據蛇首若盥其腦者然未幾小蛇仍疾行而隱其大蛇已不
復活及旦人集視之則僅存皮質已爲枯壳卒不識小蛇爲何物

育嬰

育嬰堂收養小兒貴嚴乳母之賞罰有貪其直兼乳數子者有并
乏乳私哺食物以欺人者察之務勤則子不黃瘠而多活律令載
乳婦無心誤壓幼兒及失手致斃照僱工毆殺家長期親律擬絞
然則有心圖利忍而爲此其咎當何如

賀孝子

沈殿華上舍言其近村有蔣墅賀姓者授徒于數里外夜見火光
揣之蓋卽其村落也狂奔而還果焚其舍先是父母沒貧不克葬
並停柩室內時不暇問妻子何在遂冒突煙燄而入及救熄賀子
伏于前和已枯黑而僵棺竟未燬人皆謂孝所感也嗚呼昔有回
風反火者何獨罹此毒哉惜逸其名矣

劉烈婦

南林縣劉氏女婚于某爲贅壻其姻婭俱富豪惟某獨貧而苦志
績學既登賢書充 四庫館校錄期甫滿而客死京師訃還劉女
誓以殉其家時防範之一夕向嫂借利剪刀云自有翦已鈍亟欲
爲兒裁衣及旦門不啟破窗入視其兒甫四齡尙在母懷睡未醒
枕席血皆透劉女以兩翦刺胸已氣絕衣裳悉自縫紉并枕畔遺
書告父兄以義重必死狀兒畱外舍乞哀其窮而撫育之于是父
慟哭遂分其產以外孫與諸子均挑鐙作誠款回頭見壻及女跪
于旁驚呼影旋滅其小婢聞聲至猶彷彿觀之此陶文次農客南
林稔其事尤悉嘗以屬左明府杏莊謀請 旌今閱歲久某孝廉
姓字不復可記亦不稔杏莊果爲揚挖否也

教經堂談藪卷三

教經堂談藪卷四

天津二異

甲午予客天津見二異事一某姓女已及婚期倏變男子夫家訟其欺嫚官以事涉不經勸返幣而別聘焉予時主福州太守甘亭徐公家蓋其姻黨見人懊怍耳上環痕宛在雞頭尙輓弓足如縣時娶婦且生子猶一笑媚生也其一則蓬萊丞徐君之族弟甫八齡已爲偉男真元早喪果不舞勺而天夷堅志載聞氏女子爲男及他小說亦有記者大都善人有後之報

詠桃

近趙億孫舍人續婚後詠桃云碧歸天上虛前夢紅到門中異往年予悼亡後亦有句贈友人云胡麻未熟劉郎別不省桃花似雨傾蓋以此友時亦重娶九原有知此語應爲洒泣

蛤蜊鼈

予往纂武城縣志志稱學宮自兩廡至櫺星門地中悉蛤蜊砌成

殆不下數十萬石又嘗客天津津門之人爲言自北半城達直沽口土三尺以下皆鼃故食單在所禁忌良不可解

九柏

吾鄉處士楊地臣先生以林泉詩酒自娛有別業在城市中入者不知其爲城市也其曾孫西河進士居之莊前有九柏百歲以外物也繪之爲圖名流題詠殆徧雅存贈詩倚門同數九株松乃誤以松易柏

詹進士

仲舅氏官鹽山諸城詹進士坪有胫篋之驚舅爲資假乃去予貽以詩中有云書生裝薄供乾沒廉吏情深與俸錢何法見人惟白眼別無長物賸青氈

蹉商

長蘆蹉商某偶爲蹉使窘辱適嘉興錢少司寇奉使讞獄津門蹉使出迎首詢外氏乃爲所辱者正其舅也蹉使亟往慚謝事獲解

釋此與王產輔塵史記京西憲按行辱縣尉某路憲料兵辱護戎二事相似殊可笑也

姓頭不換

方進士拱樞子曾老姑之子也飲啜能兼十人之量以是貧幾不免忍飢瀕危與家人訣有姓頭不換之言時卜孝廉繼皋甫生卽其撒瑟之日長亦善啖莫不異之按商芝小說張衡死日蔡邕母始懷孕二人才貌甚相類人云邕是衡後身豈其然耶

紀錄之失

汲冢璣語謂舜囚堯太甲殺伊尹又謂尹與桀妃妹喜交較齊東野人語爲尤悖若晉書宣帝鳩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乃通鑑省其文云通小吏牛金是牛金之死又負穢名則紀錄之失也

鬼名

酉陽雜俎載鬼名至于蟲鬼廁鬼馬鬼蛇鬼井鬼衣服鬼並有名

又語忘敬遺婦人臨產呼之不害人二鬼名也惟干支鬼名之外復有神名

三元

前明乙丑科春榜狀元花綸秋榜狀元丁顯辛未春榜盡取南士狀元許觀夏榜盡取北士狀元韓克忠一歲二科 國朝則無此惟辛丑狀元錢棨鄉會試並第一翁覃溪學士作三元考一時公卿悉賦三元詩

避瘴

昔虞策處瘴鄉有詩云避色如避難冷暖隨時換少飲卯時酒莫喫申後飯果能如此瘴癘何自而侵之孫評事小山從粵西還告予云但每晨食白煮菽乳一方亦避瘴之良法也

古書成戲

后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此猶言有所感也司馬彪莊子音義云傳說生無父母洪氏注楚辭謂說一旦自天而下便爲成人

無少長之漸合之封禪書冉冉昇天而去之語不幾成戲乎

紫河車

墨客揮犀云桂州婦人產男者取其衣胞淨濯細切五味煎調之召至親者合宴置酒而啖此惡俗也醫家取胞合藥曰紫河車丸其妄謬何以異之

邱文莊

瓊山邱文莊公之七世孫某子同官也云文莊遺書尚有數種藏于家不止於衍義補也按史稱其嗜學既老不輟信矣然嘗譏范仲淹生事謂岳飛未必能恢復秦檜有再造功則偏激可駭若魏季子擬忠武上高宗封事意嚴詞婉然亦非深達乎當時之情勢者也

韓園

董閭石萼鄉偶筆江上韓氏園者大數十畝亭榭幽深泉石竊窈其最異者有老梅六七百株天矯離奇王阮亭集鄧玉書招飲梅

園卽其地也子丙戌秋訪其園韓氏一老叟摘樹頭鮮柰子供客其味芳冽爲之腹果

船神

梁簡文船神記云神名馮耳五行書云下船三呼名除百忌又呼爲孟公孟姥劉思真云元冥爲水官冥孟聲相似又云或曰冥父冥姥又俗謂風曰孟婆見北齊書

日夜入地中

男女構精始見于易參同契云呼吸相含有仁思爲夫婦又云乾動而直氣布精流坤靜而翕爲道舍廬男白女赤金火相拘云云構精之說已盡其奧乃邵子云日入地中構精之象後人遂誤謂日晝行天上夜入地中元儒又譏其褻天一言之失如是哉

康熙年貯水

崞人賈孝廉大善言崞頗乏泉貧者至不能具盥沐而介休張刺史濂云常汲于二十里外每一井則十數部落公之無地不掘井

深九仞乃不得泉偶少溢出多泥沙氣如硫黃卽亦淤塞又臨邑尤甚大雨時行盛之盆盎皆滿貯雪亦如之其富者尙有康熙年間所貯水蓋久則愈冽非如米穀貴藏新出陳也又曰凡貯水數日則臭濁至一歲後漸復澄澈自此雖塵不入較活水尤佳存之以廣異聞

雲溪孤潔

大善字雲溪予寓居順城門外香鑪寺與之交頗篤其性孤潔予悼詩所云雪虐風淒衣轉薄我衣羊裘每懷作是也春官下第彌畱中屬其從兄元暉曰平生不受人惠惟徐君意誠乃從暫假金置裘今且死不可負元暉計借北上果質其遺物以還雖古之狷介莫以過之元暉亦好學而不苟者也

改竄州志

陝右薛太史亡庭字補山幾杖朝之歲尙有壯容其詩文博雅殆不減康武功中年從其父觀察公戍山左子孫遂古籍焉太史性

剛直與子同客清源書院各有纂修之役遂訂忘年交後太史去其所戢臨清州志遂爲妄人改竄子竟不能止之可知作者難而識者尤少也

悍室解嘲

尙書星有好風有好雨古注以所克爲妻而從妻所好後儒遂有天上星宿亦不免河東獅吼之譴今之有悍室者足以此爲解嘲

趣嫁母

漢上邽姜岐守道隱居橋元欲逼致爲吏曰岐若不至趣嫁其母岐堅臥不起此與燒門焚山無以異

比紅兒之續

蕭琛以桃杖虎靴邢紹以絳絲糾髮鄭愚之服錦王璘之衣纈設奇動眾卒爲口實子表弟呂生映尾居京師時作芸閣賦膾炙人口子戲之曰亦比紅兒之續耳映尾頗悔之

截髮

熙平二年四月有挽歌孫巖娶妻怪而出之妻臨去將刀截髮鄰人追之變成狐其後京邑被截髮者一百三十餘人見洛陽伽藍記子記丁亥戊子閒江左亦有此案經有司嚴治之乃已

錢文不重

宋錢文曰宋通文寶開寶中鑄皇宋通寶寶元中鑄歷代錢文並著年號惟此二錢以年號有寶字文不可重故也

宋鄭公

宋鄭公初名郊字伯庠有忌者謂其姓符國號名應郊天仁宗命改之乃改爲庠可見人心之險也然其薦王荆公一則曰德行文學爲眾所推再則曰守道不苟兼有時才薦呂惠卿則曰材識明敏好古飭躬而論狄青以爲其心不可知至以朱泚相擬均失之矣

蒙帕下鞋

娶婦以帕或綾紗蒙首考之通典所載自東漢魏晉及于東晉咸

有此事其傳已久但古為失時急娶不備禮者而然今江淮閒遂
乃通行惟男子乘馬用紗幘面獨高麗使臣尚如此耳又凡娶婦
之家先下鞋取和諧之意後因之見古今原始

汾水神

錢七汝器字待之嘉興人贈太傅文端公少子卒於武功令嘗自
言沒為汾水神孫淵如投文以弔之洪稚存詩所云故人不獨多
奇跡闢廟作神今六七是也按述異錄載陽羨長袁玘死為神靈
著銅官山頗相類予亦有詩追悼云羅池神有例汾水好招魂即
指此

百悔經

皇甫松著醉鄉日月三卷子不幸少耽沈酒後斷之十年竟不勝
蕉葉矣古人有博采羣籍凡以酒致失賈禍者編以自警題曰百
悔經可以為戒
改姓復初

近時有苟姓登第乃改苟為敬偶閱封氏聞見記有御史苟曾上
令改為荀遂姓荀不歸舊姓是改亦無定也又考後晉避石敬瑭
諱敬氏改為文氏或改為苟氏是則改苟為敬適復其初乎

道書遜佛經

道家或以符籙勝耳若其書淺陋實大遜佛經非必黨于釋氏而
輕侮道教汎覽者無不知之

代倩

試場中為人代倩作文謂為鎗手一經事覺治之甚嚴唐温飛卿
每入試多為鄰鋪假手號曰救數人可知世有其弊不能免也

長恨歌

樂天長恨歌指摘本朝略無忌諱乃以詩弔之者曰童子解吟長
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即出自本朝之君更不可解

善謔

張祐憶柘枝詩白樂天呼為問頭祐即以樂天目連變對又人間

無路月茫茫二句人以爲鬼詩文人之善謔乃爾

任華狂士

任華不以文名觀其上嚴大夫箋與庾中丞書與京兆杜中丞書詞旨卓犖縱恣不可一世三公之受侮未知何以答之蓋古之狂士歟

悼亡

明指揮馬良有寵妻亡上每慰問適數日不出左右以新娶對上曰此其夫婦之道尙薄而能事我耶杖而疏之或謂孝衰于妻子其厚薄未足準也是又不然必於此參觀可以驗人之邪正

守令取則

昔董安于問政于蹇老蹇老告之以忠於主信于令敢於不善人有味哉又明朱勝知吳郡事嘗云吏書貪吾詞不付房隸卒貪吾不妄行杖獄卒貪吾不輕繫囚此尤凡爲守令者所當取則也

不可背諾

丁酉秋試報罷而歸中途爲冰阻將舍舟從陸鄰艘之人約爲侶伴中有泣者問之蓋依附而南旣舟車之費判然則固舍之而已予倡議前諾不可背儻不足當其任之其人乃得同載後數年而遇望塵遙拜而予殊不記憶也因念漢王朗欲舍所攜人華歆言旣納其自託寧可以急相棄事亦類此

損胎殘忍

漢陳太邱道聞民有在草不收育子者回車往治之曰盜殺財主何如骨肉相殘此較邴吉問牛喘事尤得爲政之實蓋殺嬰傷天地之和賊父子之性而又不可以殺人之罪罪之其爲害于人心風俗者非小今鄉愚或子多而損其胎或厭女而不舉雖禁之亦未能徧喻大都出於貧家其殘忍者十之一耳此育嬰堂之設誠補救之善政也已

欺有三

使民不敢欺不能欺不忍欺昔人以爲名言按宋韓持國嘗患在

下者多欺日欺有三有爲利而欺者則固可罪有畏罪而欺者在可恕事有類欺者在所察臨民者尤不可不知

太歲

宋平江張虞部嘗作一亭掘地得一肉塊俗謂太歲神張不爲異命將瓦盆合而送之水中就基而創名曰太歲亭見怪不怪其怪自敗理固然也予仲舅少客粵西見一物形如鼈而有百眼光射一室亟出呼人返已遁矣詢之土人亦曰太歲

毒草

予偶閱陳案粵東樂昌其地多鈎吻草輕生者輒服之又陝西沔縣民取火燄草擣爛和麪作餅廣東嘉應州民采斷腸草和茶葉爲飯並立致天殞則毒草之殺人不徒一種矣

天仙鬼仙

滄浪詩話太白天仙之詞長吉鬼仙之詞迺齋詩話杜甫天才李白仙才長吉鬼才海錄碎事唐人以李白爲天才絕白樂天人才

絕李賀鬼才絕其說稍殊至徐而庵說詩曰吾於天才得太白於地才得子美於人才得摩詰又子美稱詩聖太白亦有詩聖之稱

比律

唐小說有曰但宜以不應爲薄懲之殆卽今不應重輕律杖幾十是也及讀東坡集云有狂人李赤乃敢自比謫仙比律不應從重爲之噴飯

五郎君

夷堅志載五郎君乃一少年又七姑子其狀七婦人頗興禍咎蓋山鬼也康熙中江左毀禁五聖祠今稍又蔓延亦名五郎君每爲祟於閭閻其狀乃五男而非一人也又別有菜花三娘子者以女祟男巫覡以之求利而愚者信之

吳生

予有中外吳生性最朴訥嘗教授於鄉聚忽一日盡詣親故揖別云冥司已檄與一官但職級差卑尙與迂才相稱人怪其誕復正

容告曰平生未敢妄語其夕遽自投門外池中

解香字

上元夕俗有燈謎書其語於紙條燈下令人摹臆中則或有所酬如射覆然若象棋盤上著圍棋射四書一句爲子路不對是也子倅洛郡日郡人亦復爲之有日二十二年二月二十日者眾思不能屬一僮頗明慧算之得八千日蓋香字也按南部煙花錄香娘爲十八日又有夢書香字十八日而死者然十八止可名香若香字則以八千之解尤精

小鏡

五郎畫像於版狀並妖妍吳中不第郊野以小屋奉之且有祀於室戶者予童時偶偕諸友沽飲一肆旁見供像各口占一檄逐之以爲酒令時有云赤王父疾之已甚宜爲一飽之供鄭伯有死而不靈應比四凶之竄餘不悉記也有老僕袁采又云麥秀時宵分月黑則百十小鏡從五郎祠貫珠而出循行田畔偶伺其下觀之

每一鏡一美男但見其面眉目妍麗彷彿所畫於版者並去地尺許懸空飄忽而行驟前捉之百燈頓滅其膽亦壯矣

徐孝廉

德清徐孝廉以坤家擁厚資人爲握算而目不視阿堵物其姓苦僻所居戶闔輒以重幃作障晝常燒燭雖逢酷暑必正其衣冠博涉典籍嘗購書於鏡下讀之又惟好啜粥平生未設一飯腥葷獨鯽可下咽佗味或咀而吐之數上春官亦偶遊書肆其居暗幕重客至亦勉出酬對實聽其言和易近人且學者也年八十餘壽終海盜蘇運揮說

服中生子

陳仲舉爲樂安太守民趙宣葬親而不閉塋隧同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邑稱孝仲舉與相見問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因大怒遂致其罪後世服中生子卽遭禁黜著於令甲何至漢末頽風乃至寢宿家藏孕育其中惑眾污神孰此爲甚而尙羣相欺

罔若此何止處士虛聲之恥哉

向栩

向栩好著絳綃頭有弟子名爲顏淵子貢季路冉有之輩要諸友兒俱歸止宿其妾誕已甚矣至於習與性成乃至張角亂作以遣將於河上北向讀孝經賊自消滅之言上欺君父益形狂悖其殺身宜矣史家或以其爲張讓所收故采入獨行傳乎否則將何所取之

畫龍不成

畫虎不成反類狗此語人皆知之又有曰畫龍不成反類狗者見後漢儒林傳

蜂異

歙縣汪村山中有一處荆棘叢生人跡罕至偶樵者誤入爲羣蜂所螫急蒙面而逃蜂追之數里面目皆腫返告村氓有黠者糾侶十餘人各擔薪炭密齎火具且以縣囊頭以鏡掩目並裹兩手徑

往分探其巢則地有兩穴蜂于穴出遂塞而熾炭于地火三日不熄然後掘而驗之下爲巨坎死蜂積十餘石患遂絕又祥符之張家灣近河濱旁小莊有廢剎蜂于佛座前結窩五層其大如箕連綴如小塔房房蜂長寸許遇冬不蟄亦不螫人過客皆就觀千戶玲龍鼓翼如雨亦一異也相傳蚯蚓糞能解蜂螫驗之信然

年譜圖

錢塘吳菘圃先生嘗屬名手繪其生平事蹟自始誕之辰至官方伯之日凡出處所經哀樂所感區爲三十圖各系以跋其目一三山徵夢二舍館侍讀三薇廳授視四神香嬰顛五葛林拄笏六剎雪擁鑪七彭門射獵八嵩陽問字九雲梯觀海十上苑探春十一當湖陪泛十二西阡種楨十三江源述德十四添香修史十五春明酬和十六螭坳與宴十七秦關奉使十八樂秋策曉十九防隄露禱二十元夕飛箋二十一振旅護行二十二吹臺玩月二十三金鼇引對二十四河北振撫二十五萱壽捧觴二十六餞春追憶

二十七廣場校士二十八籌邊轉餉二十九銜恩永慕三十鑠院
桂香大都以紀事爲編年圖中朝市林泉樓臺人物色色無不工
妙以視尤悔庵集內諸圖覺不免郊寒島瘦則所遭之境殊而名
位亦正不可少耳

才女

少宰樹屏公之長女名瑛字若華敏慧絕倫著有芳蓀書屋詩文
集俱清麗可誦尤異者兼能爲制舉業之文甫年十八贅婿屈子
作舟于官舍不半載而天亡作舟旋亦不祿公時方爲淮揚觀察
深痛惜之自古女子負才每多不幸如此菘圃先生卽其少弟也

詰盜

太康明光集一油坊爲盜劫其伙伴以絮蒙首白金青蚨各如千
並布帛數裹祛篋以去窗櫺有防夜鳥銃亦失亡其集後爲瓜睦
某甲于蘆棚中守視星月下見素所識某乙實積匪也復一人遙
尾之而行翌日遂報劫心竊意其所爲逾半年以忿爭訟乃洩之

乙不勝楚毒因自誣伏且繫尾行者至咸詞連甲甲無以自明第
供狀所引同劫俱莫由勾攝而所追布無印誌油坊人亦不敢指
爲故物也械繫年餘卒無佐驗予下車後卽赴彼履勘去油坊不
數弓有妓稱冤押至縣言王某凶暴家于十里外自絕母與妻而
橫據其室數歲矣爰屏伍伯引書室而問之油坊被盜之夕某在
室乎曰公不問不敢言其前數日王有密友劉某者嘗竊竊偶語
是宵蹀蹀出入迨五鼓將盡始闔戶寢他實非所知矣予卽時立
械二人詰之堅不肯承而神色似大沮爰屬尉更詳鞫吾且暫出
偵劉某居距集甚邇予逕至其家劉妻倉惶跪階下慰之曰無怖
爾夫已盡告我謂財帛悉付爾其無隱婦曰是日十二人者固已
聚竈觚而瓜分之此妄言勿聽予曰然則第以所攜鳥銃畀我者
卽賞爾罪婦逡巡于南牖下土中掘以獻予持歸以視二囚皆驚
吐實蓋始意行竊輾轉糾約先會于野豕閒黠者見人多恐事敗
半乃逸去及臨時用劫人數止此而已於是入室五人見獲者一

誅二癩死餘決遣有差然後積匪與守瓜者得省釋昔人謂三木之下何求不得大凡命盜重獄尤貴詳審一成而不可易洵可畏哉

教經堂談藪卷四

教經堂談藪卷五

西瓜煮肉

嘉興錢太守官陳州時讌客饌必精腆一日予在座出一盞則半紅如丹砂其半為肉問之乃以瓜瓢半肉而煮取其色香以入肉味及肉爛而瓜瓢經煮愈堅殆不可齧是食經之所未聞也又市瓜於擔頭久暴日中苦其熱而亟思欲啖其法汲井泉盈釜浮瓜於內取薪煮泉稍溫則冷氣全逼入瓜剖之冰齒矣

石性

良嶽巖洞中多置盧甘石能生雲霧見宋禪類鈔洛水冬月不冰下有礬石今取此石置甕水中水亦不冰見容齋四筆

制虎方

酋耳能制虎按汲冢周書西南戎曰央林以酋耳酋耳者身若虎豹又外臺祕要載制虎方云到山下祝曰李耳李耳圖汝非李耳邪汝盜黃帝之大黃帝教我問汝云何畢便行一山虎不得見方

言虎有五名李耳之外又呼李父北都波盧斑子又虎蒼云大而長尾者曰酋耳

地火之厄

丙午秋於陳畱野莽偶憩問莽僧以秋稼曰頗患蟲災然彌望綠茂因步循田畔曾蟲之不見也僧曰活蟲食禾其害轉小此則有細絲無根纏縛禾本牢不可脫禾乃漸枯不復秀實是名蟲災殆與蝗蝻害等予諦審之乃悟後讀容齋五筆云餘干安仁八月罹地火之厄地火者苗根及心孽蟲生之莖幹焦枯如火烈烈正古之所謂蝨賊豈卽是歟

收魂

峒谿織志獐人遠歸家遣巫師提竹籃貯其裏衣前導而還謂之收魂又親亡投錢於河汲水而返用之浴亡者謂之買水毘陵風俗此二事亦有類者而小異耳如室有病者則令所親持其常著裏衣升屋而呼曰某某歸來乎一人應之於下如是漸引入閨闈

謂之收神至親喪則亦曰買水其不濱河者則取汲於井浴之以布蘸水三拭而已始於何時殆不可考

歸盜

詩曰歸盜父母張文昌送鄭秀才歸盜桂檝綵爲衣行當令節歸云云則歸盜亦可稱於丈夫

歛人種藝

歛人多以開山種藝爲業如荒山寬二十畝價不過十千便可栽松粒十萬株亦止費白金一餅十年而成林又十年而拱把收其息八口可無飢矣然種松不如種竹種竹不如種茶盜國諸山尤爲利藪也漢樊重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積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資至巨萬有以哉

孫公達識

杜司寇凝臺公嘗言奉使三楚日聞孫補山先生撫粵西來自京師將至與楚督舒公倚黃鶴樓眺之未幾風濤大作白浪滔天江

面無片帆掛者謂必不可渡矣俄於微茫煙霧中一小舟翦江而過飛流傾側屢欲覆檣竟達南岸則推篷而出者先生也相與驚笑曰公卽有膽何遽如斯先生曰前官候代進宜兼程計日且入棘闈監臨吾固視江濤與平波淺港等也病者三日不汗卽有不諱豈必皆葬魚腹哉乃登樓一飯而別二公嗟服以爲名言

兩下榻

後漢書徐穉傳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陳蕃傳郡人周璆字而不名特爲置一榻去則縣之不知卽一事而誤爲兩人耶抑兩人之事適同耶何蕃傳又絕不及孺子也自來文人引下榻事每指穉而不及璆又何以哉

蝦

朱薌泉云菰城北門內有寸池潭廣約二畝植芙蕖一夕見水中熠燿浮沈宛如螢火羣異而網獲之則蝦也爭取攜歸日視無光夜則尾閒透亮食此蝦者亦無他故

蛇眼

前明滇南俗悍而難治大司寇顧若溪先生觀察是邦甫下車卽有獻蛇者觀察命舁至前以簪取食兩眼珠人皆惴服其實密令人以肉丸代眼珠也朱薌泉說此與磁石置繖中鬚髮拂以鐵屑則怒張頗同

劉先生祠碑記

吾郡有劉雲山先生祠相傳明定陵時人工醫而未顯名者及沒後頗著靈迹乃塑像祀之康熙閒陳椒峯舍人記其事矣乾隆五十年春鄰寺災雲山像獨未燼工匠復新其偶於腹中得一紙載其名曰朝字字曰濟宇爲湖廣江陵人又於定安西鄉得其墓所皆不載郡志予友趙億生乃更記之以文莊然乙書以勒石億生工於文然乙工於書雲山得二子而益傳矣夫國史方技且有傳是其爲文章之士所愛惜固宜耳

雲山治疾

有疾不治醫悉謝絕病者之家計無復之不禱於神而乞於鬼則
為疏以焚於雲山之祠是夕也門扉半啟由堂及闈並書劉先生
請進小帖子黏於戶楣榻前別置清水一甌家人禁勿語諾避於
闇俟以冀冥漠之一來也將曉視水痕或少減或色少變異於是
煎之以飲疾者謂已下刀圭否則曰固未至矣然往往不治而更
差者十果一二焉憶予四叔母病瘵將絕亦復效之而水殊不減
不變其鬼信靈乎否耶

鑿隸

相傳明提學林公自南海賈胡得二片如錢大名為鑿隸出西域
滿刺加國質薄而透明如水晶琉璃目力昏倦以此能辨細書又
參政孫公亦有一具云以良馬易得於西域蓋其時貴重如此然
皆老而目昏則用之今則不然有曰養目鏡曰短視鏡曰老光鏡
都是水晶玻璃如墨晶已為稀得若鑿隸固未之見而用者亦不
必目昏也

苦水井

京師法源寺有井本苦水也既塞數十年復通則苦而變甘矣甲
午歲同人分賦寺中古蹟予得甘井詩有云自非通復塞那得苦
成甜按呂子云甘水所多好與美人苦水所多疋與僮人又有輕
水重水辛水之別水性之不同而歟

添注塗改

唐試士式塗幾字乙幾字乙音主文字遺落鉤其旁而添之也如
今制試卷末書添注塗改其幾字是也又東方朔傳云止輒乙其
處謂有所絕止默而記之曰乙如士人讀書以朱識其止處也如
今制試卷鉤股是也

土甄

貧者為土甄以木為模實土其中築而出之亦足以自食其力字
林甄未燒曰整埤蒼形土為方曰整即土甄也俗云土甄蓋謂僅
甄之胚胎耳漢書周紆常築整自給是也又濱河有水土之役其

運土者深若干寬若干爲一方名曰土方

路引

路引有二名漢時軍民出境皆封長境與之一也劉熙釋名曰過所至關津以示之一也長境過所皆今之行路文引

匏瓜

劉晝新論口非匏瓜不得不食身非木石不得不衣論語注匏瓜繫於一處不能飲食非朱子創解

名詞

晉郗超爲中書侍郎謝安與王文度共詣超日旰未得前文度便欲去安曰不能爲性命忍須臾耶東坡客位假寐詩謁入不得去兀坐如枯株正謂此也頃一友亦戲云平生跋扈飛揚氣銷盡官廳一坐中

棺有定數

子有蒼頭袁采自置一棺每得餘資輒加髹漆已逾數年後從子

館臨清常若辭歸者屢不已問之則曰小人之齒衰矣儻客死於外所置匣殆不得入焉予旣憫其言而重惜其去未幾果一夕卒因別爲置棺然定不如其所自置也信亦有數哉

鴿異

佳鴿飛至高高則能視遠於是一落千丈瞬息達百里矣予從弟少好蓄鴿初使人於半里一里外放之而歸漸及十里數十里無不至者常攜之一夕舟抵無錫以小書繫足午放而未返故巢家人解視莫不訝其速矣昔曲阜縣尹郭仲賢其父自真定以鴿寄書仲賢云畜此禽十七年凡家書雖隔數千里亦能傳致誠可異也向聞郡邑小試亦有藏鴿入而書題目放出者其家卽知以是獲禁

好尚不一

予少絕鄙狎斜之遊酒後罵座令人不堪今則愛而正言悟之其不可諷者亦置之無復憤憤也或曰何子之前介而後通予曰殆

非也蓋初不免固執而今知物之不可齊矣如遊一圃或去其景物之間曠或賞其花木之穠麗如入一市或有意於布帛菽粟或有羨於珠玉金繡假必推人之好尚必與已同難矣哉

閨人戒冶遊

吾鄉西廟前演神戲優伶壇場而地絕寬敞戲樓左右乃架木爲長臺以處婦女如雲之盛傾城縱觀臺下萬頭戢戢肩摩踵接詎知左臺不堅所載過重漸以兀兀及婦人哭而啼呼然其下波浪如山此時如登天欲下難矣俄而覆壓臺上下死傷者不可勝計折足爛額頰紅墮翠慘慘難言此予十數歲時所目覩又五日觀競渡自初二至初八畫船簫鼓渾忘昏曉亦見有士人妻女一舟全覆募能救一命與十金頃刻閒蹋浪兒好身手者並跳入水抱負上岸遊人如蟻有惻憫慨歎者有輕薄訕笑者紗縠侵膚千人所指殆畢生之恥矣諺云好女不蹋青好男不要鐙洵格言也閨門冶遊宜有鑒於此

漢江火殃

一友說曩客漢江夜色迷漫千櫓隱隱正倚舷而望欸見有火珠如斗大落一巨艦而火旋熾發此岸下連櫓數十悉驚絕無措俄火艦絕纜而南駛若流星倏忽已達彼岸僅泊九艘猝不及避一時煙飛波沸並成灰燼數不可逃如此火珠殆卽火殃也

黃門

大般若經載五種黃門其四曰博叉半釋迦謂半月能男半月能女褚氏遺書云非男非女之身精血散分蓋一體而二形也予少時在江陰見一老農蓋畫如女而夕便如男然不通人道雌雄並無所施亦不生鬚則其任衝不盛唇口不榮無他異也

高功

道家爲人建醮曰高功宋元時已有此名矣廿年前江表俗興行禮斗其所謂高功者立鑪前一手仗劍一手作訣口含水誦誦而噴之又一人立於後但持鈴誦真誥名曰襯白乃士夫亦閒爲之

後有司禁止今惟道士耳

接縫

前代藏經接縫如一綫日久不脫相傳其法用楮柎沖飛麩白笈末三物調和如糊以之黏接紙縫永不解脫如膠漆之堅今人或善以唾黏亦無痕迹惟聞其人死即脫不知驗否

孝子同名

楊文學名養吾字浩然吾母同產弟也以母喪不勝卒聘舅女吳以女來歸矢柏舟之節嘗讀輟耕錄至元中祖孝子浩然字養吾建寧浦城人有朱壽昌之行遙遙數百載名字適符而又俱以孝著亦奇矣

講書

前代學宮朔望所屬上司官或省憲官至自教授學官皆講說一書其來久矣沿及於今惟督學使者按試一郡下車之始即先講書率庶僚集明倫堂每學生員各講說四書一章並其所素習熟

者記吾邑一生慧而狂甫執書在手揖學使而問曰爲奉 詔令乎抑大人但以驗諸生之講習也學使曰著在令甲生曰夫然則奉天子之明詔闡聖學之精微其典甚鉅未宜簡忽大人宜立而聽生員當跪而講於是跪講事君盡禮章娓娓干言皆出宿構學使立既不可坐復不安欲責之而無辭觀者無不竊笑

補脣

續晉陽秋魏詠之生而免缺相者云後當貴聞荊州殷仲堪帳下有術人能治之因西上仲堪與語令師相焉師曰可割補之輟耕錄張存幼患一目忽遇巧醫爲安一磁睛障蔽於上人不能辨其僞夫官骸天付之質而可以人力爲哉是遵何術乎

痘神

近人著耳食錄云痘神居峨眉山姊妹三人身著麻衣主人閒痘疹之病人呼爲麻娘娘蓋女仙之流也今南邦有痘師娘娘廟座下兩旁塑宋鵲韓盧甚夥俗曰猴絲狗相傳人家小兒出痘必有

神犬隨焉予初不之信聞伯母云小弟痘乃險症竟體如魚鱗無少餘隙漿不起而瀕絕忽見牀頭犬蹲駭而諦審之則隱矣弟卒以無恙殆誠有是歟

補眼補牙

銀甲彈箏今乃閩人盡範金爲長爪故有假髻今更男子亦以假髮入辮增長甚而齒豁而補以骨鼻滅而裝以蠟脣缺而黏以象皮睛亡而嵌之烏石且有以犬腎爲人腎者其流惡豈小哉

異夢

吾友童君夢乘車至一城城黑如漆而門有硃字曰冥司心竊疑訝亟止勿入而驅車者勿可已遂入而止於寺門厯階而進則其族兄某在焉曰若何以來欲脫此可進殿問菩薩既登殿座上如世所供觀音旁侍二女其下亦有跽拜者童遂求出且質一生福命左女隨擲與數十籤記最大一籤上有傷度牒三字下一棄字又二小籤上鐫性也命也各二字餘不復記於是捧籤出遂寤嘗

質其家尊梧岡先生先生曰或有夙因乎卒不知何驗

地不沾雪

湖北巡撫使院有箭亭演武之地也旗臺側方丈之地每雨雪不少霑其四旁或積數寸矣豈其下有丹砂硫黃之物歟殊不可解童靜廷說

入火尋母

常州府前橋畔丙戌秋居民不戒於火延燒數家皆曰幸甫昏未息當未至傷人也俄一少年狂奔而至號於眾曰見我母否於時摧燒拉雜亦莫有應者少年則自投於河起而淋漓滿體手更持一溼氈隨冒突火煙而入及撲滅天漸明則瓦爍中兩屍在焉乃少年以氈裹母負之於背卒不得出而俱死惟頭面不焦鄰里皆識之泣曰是賣餅者某也背負者母也古之孝子嘗有回風反火之異此何獨罹於難而不蒙神佑乎抑以成其孝乎是合請旌惜逾久忘其姓氏亦無有告之當事者

截髮

丁酉秋都亭詩酒之局無日無之錢待之王敦初張萼樓吳眉峯及予踪跡尤密既而眉峯病於蕭寺客亦頗散去獨敦初與予時往爲之處劑方藥給事一小童而已日未出予獨先至見眉峯伏枕而泣問之益復汎瀾嗚咽予頗疑搜其枕畔則辮髮已翦下矣因大驚致詰云夜來困頓中景況蕭條頓思割棄塵緣便爲和尚乃索小剪刀翦斷其髮今忽忽如夢寤回憶父母妻子不禁悲愴耳未幾敦初亦來相與歎異譬慰萬端更覓一老僕作伴眉峯髮長三尺僅存其根鬚鬚然及病愈卽以翦下之辮連綴帽之後簷不知者初不覺也後詢寺僧始言前寓一士人亦病中以燭簽入腦自亦不解其所以然今復有此其偶然耶抑其室不吉耶遂遷去

脫活

技有長於塑者搏土爲人神情逼肖乃遵顧愷之傳神所謂脫活

是也又有搏換者漫帛土偶上而髹之已而去其髹帛儼然像也元至元間有劉元字秉元神思妙合稱爲絕藝予伯舅氏客閩時遇工搏得一像雖雛兒一見識之矣

門向

吳菘圃先生云一友惑術者之言謂居室門所向並不宜於生子夫婦皆篤信之而貧勿克遷乃塞門由窗櫺踰而出入果孕而舉一雄自是凡十年率如此人笑訝之亦不變也

拳勇

康熙間有白太冠者以勇聞力能扛五石之鼎可一躍踰重垣一日有少林僧過訪白夙震其名恐兩賢之相厄也詭辭以它出而已託爲灌圃之老者淪茗畱僧取巨竹根以二指揉之並縷縷如絲細以炊僧私怖其僕猶爾因亦婉謝以去及其旣去視聽事方輒四隅皆碎裂無一完者則向僧閒步之所致也白亦愕然

猴拳

習拳勇家數不一有曰猴拳者跳躍比於猿猴尤難於成苟其成固莫敵也無錫孫晉官以此擅長一日值乞者弄猴至猴如十歲小兒長市人激之使鬪孫自負躡捷卽亦不懼擇空廨閉於其中而羣窺之始也相持不下後漸覺退避若不可當而猴進益銳會甚危迫孫忽翻輒握黃沙撒之猴眼甫迷而已碎首矣乞者不服市人更斂錢償之

好用古文奇字

竹君先生與博絕倫爲古文以韓歐自任惜未登中書其手錄詩文稿並草書筆勢飛動時如篆隸兼好用古文奇字讀者殆半不能曉惟陳生秋士從之最久獨能辨之於是石君先生屬其別錄副本乃克校核錄木按玉壺清話謂陳公彭年書字至急日可萬餘細碎不能辨惟起居院吏趙亨重寫無一字之誤頗相似耳

苦行

義陽朱詹累日不爨乃時吞紙以實腹寒無氈被抱犬而臥卒成

大學見顏氏家訓

夢中對句

王馥田司馬夢至一處叢桂千株旁有小山亭甚雅潔內楹帖一聯云月溼桂庭花共白篆縈書案字畱香其族弟菴圃大令亦夢登小舫帖子云有花月時宜放棹少風波處便爲家

九百

古人以九百爲癡宋或可談云青州王大夫爲詞鄙俚其子曰大人九百亂道蓋俗謂神氣不足者九百豈以一千卽足數乎今江北謂憨騃者曰二百五不知何解

骰子

列子謂之投瓊律文謂之出玢皆取玉石投擲于盤之義或作骰又轉爲頭今韻書骰子博陸采具音頭温飛卿詩玲瓏骰子安紅豆是也南皮占城以烏木或角爲之長二寸許無么六又按除紅譜用四骰醉綠圖用五骰其賽色並殊異

黑物

洛郡通判衙在嵩縣萬山中地名孫家店歷任通守皆憚其僻遠常寄寓郡城廨宇久曠予權倖日大中丞以地通伏牛諸山屬移駐乃糞除以居聽事旁澗水彙流淙淙盈耳爰構小亭曰聽泉會十月赴郡守招是夕廨中見一黑物迫而逐之或如老嫗或歛如豬越牆去家人驚擾半月不獲盜迨予自郡旋咸告以所遇予勿敢信姑辦香就後圃祝之倣退之祭鱷之意而怪遂絕距一牛鳴地卽守備署龔君者以武進士之任絕躑勇黑怪忽復肆擾守戎乃操弓挾矢以從事物緣樹而上化爲紅鐙一發中之遂滅殊喜自負浹旬飲大醉昏暮自經于樹之南枝救療無及邑宰鄭君與予詳詰其妻孥實了無他故乃據實以痰迷具申豈物果爲祟耶抑偶值耶干城之材足可惜也

藏書

曩在京師見前輩藏書之富無過笥河先生碑版之富無過竹汀

先生後至汴中則黃小松嗜同宮詹王馥田嗜同學士每從借覽還一甌則換一甌予詩所云片碣錄同歐傅博異書藏比鄴侯多蓋指兩君而言

乞句

昔人謂煙鎖池塘柳偏旁合五行絕無其對若池塘生春草非入夢而不成空梁落燕泥乃嫉才而致殞私竊以爲過矣至劉希夷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其鼻宋之問苦愛此句懇乞不與之問怒以土袋壓殺之又何至于是殊不足信也

教經堂談藪卷五

教經堂談藪卷六

柱芝

張鶴坪先生守洛郡時營小滄浪亭林構創頗出新意一日斗拱生三芝其色白太守以爲瑞集僚佐飲酒賦詩以相誇予獨心訝之記酉陽雜俎云屋柱木無故生芝者白爲喪赤爲血黑爲賊或主亡財或遠役或田蠶耗殆非祥徵也果一載而太守遊道山信非謬矣

蝨行

予一日語友云聞蝨必北行惜未試友乃捉而試之果向北取他蝨復然始以爲怪又諾舉記相傳人將死蝨離身或云取病者蝨於牀前可以卜病將差蝨行向病者背則死不知如何也

惠元孺

明天啟中魏璫之禍楊左十數公皆不免其瀕九死而僅生者惟方孩未侍御震孺惠元孺給諫世揚而元孺之所受爲尤酷先後

杖五百一十四縶無數夾十七徧脛骨俱斷氣息僅屬一日決囚單出惠居第一方次之明旦且行刑矣侍御曰曩與公言真元孺恐不受殺給諫曰豈有假元孺及後元孺得釋邱公志充及其生而爲之作傳刊布於人間備列其平生忠毅之概宜必始終一節而豈尙憂其易轍哉乃年老家居竟降於闖賊至弟恥以爲兄子恥以爲父其弟若子終能殉國難以死元孺母亦耄而昏何晚節之悖歟王阮亭集有惠顯傳卽元孺之弟嗚呼邱公之心欲其文之流播以闡奇節也乃不得與謝皋羽生祭丞相之文同此無負於其言也誠可嗟矣夫

論衡

漢書本傳充著論衡八十五篇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今觀其書大旨在辨析伊古以來荒唐怪誕之事而正其誣又博通於讖緯風角之言而辨其惑然如怪奇死僞失之煩複問孔刺孟失之支離平生所心服者司馬子長揚子雲次則董仲舒劉子政班叔皮桓

君山之流以其自紀考之初作譏俗之書次爲論衡之書終作養性之書是則譏俗與養性二書惜不傳於今而論衡惟缺招致一篇耳

談助筆法

袁山松書曰論衡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恆祕玩以爲談助其後王朗得其書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抱朴子曰時人疑邕得異書或搜求其帳中隱處果得論衡抱數卷持去邕丁寔之曰惟我與爾共之勿廣也夫中郎果祕之則所自爲著述必有取乎其言今集中獨斷皆不著論議與仲任之書絕異其他碑志之作文氣亦絕不侔而於論衡亦訖無所徵引故知山松之言已非其實而葛稚川又從而揚其波故漢書充邕傳皆所無也不然丁寔勿廣之言豈通人之語哉虞喜志林曰鍾繇問蔡邕筆法于韋誕誕惜不與乃自搥胸嘔血曹操以五靈丹救活之及誕死繇令人盜其墓遂得筆法夫古之工

書者眾矣不必定相師何至誕以吝與喪身繇以求工發豕豈非記載之故奇其跡歟俱不足信如此

妃豨

古詩如蜨蝶行之類詞意多不可解當有脫簡疑以傳疑可耳後人必附會之推爲古奧則失矣若何軒奴軒妃呼豨皆不必索解也

禁井碣

鞏縣有禁井碣云井在城西大井溝口寬七尺餘逼近道旁且山徑也地雖僻實諸村落入城之所必由由是失足而溺者歲嘗屢遭人有戒心不敢夜過然以其足供灌汲居人未忍棄塞縣尉孫循江知而惻憫因購巨石掩之井詳其封禁始末於石碣以曉來者

友雪

友雪居洛陽東郭之千祥庵一名同松字醉雪少穎慧凡名公書

畫一見能仿其大意亦好讀儒書能詩嘗之燕遇開堂僧一見偉爲法器命掌書記會言下有悟乃辭歸遊風穴務習勞苦以韜其迹其詩超邁有洪覺範之風

施鬚

崑山徐文學小萊甫壯美鬚髯嘗游京師讌集其時宣武門外渣子橋楊椒山公故宅謀塑公像欲得長鬚者坐中曹慕堂蔡小霞汪雲壑王菴圃諸公勸其做靈運故事小萊慨然盡薙之翼日諸公辦香爲忠愍公上鬚並爲歌詩以紀其事後三十年予識小萊於汴中因叩其詳時小萊髯復如戟抑盡白矣忠愍大節凜然不同象教而其一念之果決情事又遠勝宣城幸哉此鬚足與忠魂俱不朽吾知百世而下必無有鬪草而剪棄其餘者矣

七出

偶閱律例娶妻七出條下注引婚之夕其女有鼓角脈白螺紋皆不任生子則出之常舉以問習刑名者舉不解所謂卽質之醫家

究亦不審何病也因憶漢書襄楷傳注太平經典帝王篇曰問曰
今何故其生子少也天師曰如令施其人欲生也開其玉戶施種
於中此若春種於地也今無子之女雖日百施其中猶無所生也
是故古者聖賢不妄施於不生之地也云云然則白螺紋鼓角脈
必有所驗之矣

不祥

淇縣一村有石女美而無所歸一士人欲購之謂既免妒競而佳
麗依然最不風流而獨得風流之趣韓君雍度適在座云既賦豔
姿復絕人道此戾氣所鍾家不宜蓄蓄之必致不祥士人乃止其
持論頗正也

疑案

一客車過南宮野御車者停車而遺矢於田閒客坐車中欲見道
旁一男子由東來一豕自西至豕忽人立與男狎抱已化爲女俄
俱倒地女遂齧男喉而死仍復豕形而去客大疑訝俄御者至卽

御車而行竟若未見者客益怪之暮抵城關則傳聞縣令已得報
相驗出矣客終不敢言後乃爲人述之世之疑獄往往類此豈易
推鞠其情耶

聽訟之難

予在陽夏有二商爭聘一婦而訟於庭婦頗姣好蓋皆姑所諾也
因詰媪何以鬻婦曰婦至孝然子死已久老益乏食且憐其少是
以善嫁之何爲而兩諾曰一出金若干一如其金而復許養老故
有是約而尙未煩媒妁耳予察其婦姑俱良善又非土著緣歲歉
流寓於此者問子亡幾何年矣曰四年矣婦已服闋而新履何尙
白也則流涕曰伉儷情深不忍卽吉予曰爾夫以何疾亡葬何所
姑婦不能對忽慟哭予大疑乃曉之曰旣姑慈婦順若此儻子或
逃失宜直訴無隱也曰實久失無踪耗近甫以乏食商嫁婦始製
白履著之予曰然則爾夫浪遊而返母子可重圓而爾覆水無復
收之理寧不悔且恥卽媪子歸而婦出獨不疚於心乎是時婦姑

聞之益哭失聲而二商亦咨嗟泣下予告二商曰爾不知娶有夫之婦爲懼法乎況爭聘而至於訟可乎二商既感且懼願各輸所許金爲婦姑薪米資予嘉其義而許之遂罷去未及五月予一日自外回隱隱有執香而跪於堂隅者疾趨而避乃追而究其由則前媪子謀食於江淮閒遇大賈令佐管鑰數年已捆載而歸居然小康媪及子婦誓焚香長跽囑胥吏獨不使予聞耳因知聽訟之難也

辟妖

施顯卿除妖紀云石亨有愛妾桂芳華常令見客及于忠肅至乃走入壁中語曰邪不勝正妾實古桂竊日月精華故成人類于公棟梁之材安敢輕詣不聞武三思之妾不見狄梁公事乎可見忠肅爲妖魅所欽畏若此至今有言忠肅爲都城隍神者

于肅愍

忠肅初諡肅愍唐樞國琛集論易儲事是有大難處者社稷一縷

繫肅愍去畱以景皇之銳念不可以口舌爭清夢之閒泫然心淚不知幾墮似足以白公之心而猶不甚著也予嘗折衷諸說庶幾備當日之情事矣

香姐

香姐洛陽鄉人李遂女也借鄰女於野采棉有劉奇者戲挑其女伴香姐不平其怒詈之奇恚甚語益穢褻更侵香姐香姐性激烈以爲受狂且辱不勝恥會濱洛河乃投亂流中以死

無名氏女

無名氏女乾隆二十六年洛河暴漲衝城女不知自何村漂至城垣外止於樹巔有郭平張仁者適駕舴艋拯人望見女來將渡之女遙見二人裸急呼勿近而筏勿可止女倉卒躍入湍浪中二人爲人迷嗟異焉

九世同居

偃師城南顧縣鎮有任氏九世同居男婦蕃衍至一百六十餘口

仍合爨歷百餘年如一日乾隆甲辰何大中丞以其事上諸朝天子親灑宸翰以賜余詢其家長天篤出家訓觀之一曰婚姻爲人倫之始二曰孝弟爲風化之源三曰杜私爲正家之要四曰勤儉爲持家之法博引經書史傳事先儒家訓以已意發明之

禽蟲

予乙巳春遊歷新安諸山石磴紆迴聞禽音清越如磬蟲鳴淵淵如鼓聲聽之忻然而樂莫究其何名也後遇黟人汪君追憶此境與詩云誓向黔山山下住無人肯與買山資禽如擊磬蟲如鼓總問山人也不知王阮亭亦云蜀山有蟲如擊磬謂之山子其詩云數聲清磬不知處山子晚嘯黃葉中

言爲心聲

歐公云詩非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國朝諸人惟漁洋以高才而躋顯仕未嘗有憂生之歎故其詩皆春容大雅乃讀其奉使入蜀諸作每多悲慨無聊初疑其無疾而呻夷考其時兩喪愛子

旋即奉諱里居蓋其天性之閒已有深不自得者言爲心聲發於不自覺人徒見其四牡之華不應如是耳

半閒堂

王漁洋題馬士英畫云比似南朝諸狎客何如江令筆箋時曩子亦有題句一笑半閒堂裏客猶從御府乞丹青比擬較切士英畫學董北苑而稍能變化黃俞邵亦有詩云半閒堂上草離離尙有遺踪寄墨池乃與予詩相合

三百韻詩

舅子楊春如才不奇而好奇嘗思爲三百韻詩而不就以質於予予曰貴精不貴多也施愚山云讀方密之述懷二百韻已如讀三都賦至關中李大青有三百韻詩便當盡焚經史子集單看此一篇此言寧不然乎惟朱竹垞風懷謂不以此詩易兩廡雖其事可鄙而實古今之絕唱無能繼之者矣

閨情詩

予在洛陽與諸子約爲詩課務極巧思如閨情限溪西雞齊曉爲
韻中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萬半雙兩丈尺重共十九
字本前人曾有此作予因廣之爲四首春詩曰千迴萬轉隔花溪
四照屏連六曲西歸夢一雙樑上燕牟尼百八枕邊雞重三下九
春情亂五兩輕帆尺幅齊七十二鱗空自杳食前方丈半含曉夏
詩曰百尺陰濃九曲溪二三蟬噪四橋西一從萬里懷征騎半啟
重門感畫雞鴛失兩雙羅帶結蓮開十丈藕根齊六張五角千愁
迸七八歸期暗自曉秋詩曰一規三五半煙溪丈尺裁成畫閣西
心緒萬千參繡佛秋光九十聽莎雞四弦六孔閒情懶七夕雙星
別感齊百兩不堪重憶候芳年二八那知曉冬詩曰七八山禽集
東溪吹簫十四小樓西重重翠掩雙釵鳳九九寒消五夜雞一二
尺書占未準淒涼丈室影誰齊百年三萬六千日半惹離愁兩兩
曉因體近穠纖不錄姑記于此

閨情和韻

紫封詩曰九十春光一半溪垂楊萬縷六橋西棲來雙鳳三株樹
聽徹重門五夜雞離緒百千紅鏡暗晨妝二七兩眉齊四退八極
相思苦丈尺裁成抱錦曉汪煥潤詩曰萬紫千紅九曲溪春歸二
十四橋西重樓百尺雙棲燕半枕三生五夜雞八幅羅裁腰苦瘦
六爻著卜夢應齊一時七字吟成後丈室淒涼兩淚曉楊燾詩曰
殷七花開一畝溪娉婷二八畫樓西四三歸信重門燕九十春情
半夜雞五角六張心事負千條萬縷綠楊齊錦裁丈尺憑雙鯉百
兩盈門憶轉曉閨秀毛畹芬詩曰晴光百六隔煙溪二八嬋娟舊
姓西一尺錦書千里夢三春離緒五更雞雙眉深鎖重門閉半臂
初添兩袖齊九十風花愁萬丈吟成七字四時曉

秋閨和韻

沈卓吾詩曰門傍垂楊曲曲溪江流有棹夕陽西霜聲斷岸千灘
雁尺素關山半枕雞怕見高秋纖月小坐調香水落紅齊幾曾石
燕雙飛出夢醒燈殘兩淚曉紫封詩曰江畔流連花滿溪有簫聲

斷夕陽西淒涼古岸千羣雁咫尺關山五夜雞破鏡高懸嗟月冷
小敷短夢憶眉齊水痕落盡心非石出遇雙鱗暗自唬汪煥潤詩
曰江流曲曲有回溪聲斷吹簫古岸西望裏雲煙千里夢鐙前刀
尺五更雞青山白雁高秋興碧月紅窗小影齊水面落花風不定
石城孤鳥出林唬楊敬熙詩曰颯颯江流渺渺溪有人聲咽斷橋
西岸頭千尺愁烹鯉夢裏孤山怯聽雞高髻暗釵隨月墮小樓新
恨與雲齊秋深水落隄邊石數點寒雅出樹唬諸子皆學詩於予
者因爭妍鬪巧不忍棄而聊爲記之

秋閨詩

予又有秋閨詩韻同前中順用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
落石出共十六字詩曰江流盡處有清溪聲斷寒砧日又西遠岸
望窮千里雁尺書夢遶五更雞關山紫塞高秋感歲月黃華小徑
齊水膩棄脂釵鳳落石尤還記出門唬江流飄轉過橫溪有恨無
聲畫閣西斷岸千尋遺尺鯉暗燈兩處愴寒雞山高月小秋初冷

水遠天遙夢不齊寥落只今形化石自君之出萬行唬

西子

予一日與張萼樓楊西河輩小集戲舉前閨情限字例各分詠古
媛予得西子詩曰百丈春愁漲越溪盈盈二七舊家西八臣策祕
重門柝四境軍馳半夜雞教舞十年雙袖浣締歡一月九幽齊王引
軒五湖三萬六千頃咫尺吳宮兩淚唬

慰忠祠

成都慰忠祠祀戶部主事上海趙文哲刑部主事滿洲特音布無
錫王日杏重慶府知府新建吳一嵩候補知府江寧王如玉府同
知舒城鍾邦任通判休寧汪時浦城吳景知州會稽吳璜承德常
紀漢陽徐諭南昌彭元璋知縣陽湖徐瓚渭南張世永嘉善許椿
宛平孫維龍貴筑章世珍仁和程蔭桂及其子烈布政司照磨臨
榆倪鴻縣丞仁和倪霖吏目宛平羅載堂巡檢臨桂郭良相典史
光州吳鉞東安許濟寧河周國衡其地在少陵草堂之西顧觀察

光旭權視蜀臬倡議共成之以癸巳七月十六日奉主入祠其殉難日則六月初十也

周國衡

鄂都令楊夢槎管理礮局昔嶺潰為賊所得脅令演礮楊教不如法殲賊十許人羣賊斃之自軍中來者多傳其事而請卹未及是冬兩督臣查奏夢槎以奉令撤局回營於山溝被害得贈道銜而周國衡或經死難或被沖失另察報聞

伐樹

天津西郭有大樹十餘圍人以為神棲其上有病者禱之往往輒愈梁溪人翁生為縣尉獨闢其非力違羣議伐之樹血出如瀋翁驚悔旋得疾死按風俗通云世間多有伐木血出以為怪者江夏張叔高斫樹灑血并出白頭公長四五尺與逆格而恬不為懼其年應司空辟然則物又豈能害人乎

淮南歌

淮南歌一云一尸縉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與一尺布尙可縫一斗粟尙可舂小異

雙忠祠

濟南雙忠祠祀明山東巡按監御史贈大理卿宋公學洙歷城縣令贈光祿卿韓公承宣諡忠烈宋辛未進士韓甲戌進士崇禎四年同日殉難入我朝俱追贈光祿大夫為立祠春秋以祭宋公明史有傳祠碑之文即吾宗健庵尙書所撰

許負

史記郭解傳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索隱曰應劭云負老嫗也楚漢春秋高祖封負為鳴雌侯

一門俱顯

宋賈黃中蘇易簡張齊賢皆有賢母史傳稱其福壽而有令子然而一門俱顯遭際之奇無過於張延賞之女者內外姻族之盛古今莫比國朝錢塘徐相國文穆公之夫人為嘉善吏部尙書曹

公鑒倫女其子則禮部侍郎公以烜屢封一品太夫人壻則大學士梁公詩正也文穆公之父爲吏部尙書公潮弟則河南巡撫公杞其他六親皆貴曹夫人壽逾八旬其不使昔人專美於前矣

對句

王陽明謁于少保祠鐫柱一聯曰赤手挽銀河公竟大名垂宇宙
青山埋白骨我來何處哭英雄其詞悲壯蒼涼吾故謂杜默乃可
哭憤王之宮文成始足題忠肅之廟也又近時弁山尙書題黃鶴
樓云攬勝我長吟碧落此時吹玉篴學仙人漸老白頭何處覓金
丹似勝於徐文長滕王閣八百里湖山這是何年圖畫十萬家煙
火都歸此處樓臺之句

大江東

次農丈云向嵇相國自言在京邸時乘涼北窗下萬籟俱寂忽聞
有唱大江東院本者韻頗悠揚音似童子因起跡之並乏僮婢察
其聲在屋簷則一貓蹲于上而餘音尙嫋嫋不絕也心竊怪之後

烏團亦卒無他異

膽勇

魯思之叔父某上舍勇健絕倫嘗寒夜遇偷入室不及披裘起裸
而逐之村畔有小溪偷窘迫衝凍澌而渡某亦徑赴溪登岸窮追
已三里許偷陷入土坎于是扼其項而呼近村聞聲攜火相與縛
之以歸其仲兄某秀才素孱弱見偷已擒猶變色不敢詰或笑曰
弟滿軀是膽兄一身是戰也

道藏

道藏云混元一始萬劫至于百成百成亦八十一萬年而有太初
李太白詩天子九九八十一萬歲本此

不諱

記曰臨文不諱太史公父名談故史記無談字是諱于國史也唐
李習之父曰楚金其文悉以今爲茲是并諱嫌名也若韓文公父
名仲卿文字不諱則言在不言微未可非也

對句

一友夏夕見石上溼螢其光閃閃不定忽得句云風動石妖千眼
緣告人自詫其工有鉅公戲之曰老夫昨雨中偶觸一蛙蹲砌旋
製七字是雨淋瓢怪一拳花可稱的對俾宦官金翼使花賊玉腰
奴不復專美前哲矣

樹枝傾屋

大人性嚴正素有膽少時從母夫施公官陵縣宰延爲諸子師喜
靜獨居廨旁園內之西齋窗前樹皆合抱人跡頗稀一夕生徒既
散坐聞眾鬼啾啾聲在樹間出跡之微有星光若有懸于樹者既
無僂僕乃自抱而解之復活則施公之奴也又一夕鬼語如初時
方五鼓以文未脫橐尙不遑假寐風狂雪虐復訝而探之甫離砌
十步而一巨幹爲風所折屋隨以傾幸脫于厄又往在書齋每夜
寢後輒扣門問不應早起則戶外雙碗在焉積之月餘其庖人器
皿告罄爰舉而還之或曰園舊多狐以家君子剛正不敢干姑以

是爲試耳

立後

俗之嫁殤者大都由于立後嫌無母也不知子有可以爲父之道
則立孫雖無母可也是故子婦偕喪而昭穆可取爲嗣者雖孫與
子年相若可也爲其世次不紊而能養老也若子亡而婦存則孫
必幼弱而後足爲孀母所撫貴其有恩也卽孫亦可以禰祖家健
莽尙書嘗爲文辨之

異疾

予所見奇疾有視植物皆倒者有聞金而體輒腫者又聞某冬月
生瘡及潰皆有蛆出又一人皮內奇痒悉是活蝨蟠砌方書殊未
載不審何由治之

耳蝨

乳先姊之陸媪在予家數十年爲子取婦婦左耳常痒旣而漸聾
一日其女伴以簪探之乃有數蝨隨簪落于是窮日之力盡出其

孝經堂談藪卷六
二
蝨幾百餘方已耳遂聰聽因言睡時常墮蝨母于內以生以育竟成窟穴耳又蒼蠅或他蟲入耳當以香油浸之即除

教經堂談藪卷六

右教經堂談藪六卷 國朝徐書受撰按書受字尙之武進人乾隆庚子副貢生充四庫館謄錄官至河南葉縣知縣尙之年少負異才與黃仲則洪稚存孫淵如呂叔訥楊西河趙味辛爲常州七子詩文亦卓然可傳是編談掌故談考據談異聞談節烈談飛走聚而爲帙固小說家之正宗亦足爲酒邊鐙下消閒之助宣統庚戌九月九日武進盛宣懷跋

